《2024中国司法调研》
前言
本人乔哲，曾用名“苦秦”。本人数十年屡受官员腐败丶不作为之苦，因网络表达不满，家人多次遭警察骚扰，独子被警察加微信恐吓数年，患抑郁症。 2024年初，本人在大纪元网发文《扬虚子列传》，披露当地官场腐败丶弄虚作假，被当把公安传唤丶审讯“作案动机”丶欲按精神病处理，本人被逼至上海乌鲁木齐中路发传单丶维权，被判囚8个月丶在看守所遭警察殴打丶在看守所戴手铐脚镣15天。在2025年3月初，韩警察遥控本人独子拍照片，上传给它；本人的独子，不堪公安骚扰，多次在其面前表达轻生的意愿，本人对中國司法之殇，深感痛心，遂作此文。

（1）--必须坐牢

文革开始的1966年底，江苏省江都县因鸽派和工派的武斗打死人。出于对现状的恐惧，先考和家慈躲至仪征县山区的家慈娘家，后遭“革命人士”的举报，先考以“现行反革命”罪，被五花大绑抓回江都，关至“五七干校”。期间，长兄乔斌遭“革命人士”杀害，二姐（尚未起名）因缺人照料而病死。本人出生于先考“摘帽”后的1970年。我可怜的父母因痛失一子一女，出于保护的目的，从小对本人看管甚严，非必要不许出门、在家看书管够。文革结束后，我的家庭教育还是这样，本人将这种教育模式定性为“后文革教育模式”。“后文革教育模式”带来的问题就是本人不善社交、到处吃亏、表达不满，最终招来“人民”警察的维稳，直至“人民”法院的判刑。先考和家慈在文革的遭遇，给我“预约”了2024年的一场牢狱之灾。

1990年，本人以无息集资（花钱买工作）的方式入职某国营商业企业，2003年，该企业成为原总经理为董事长的私企，原企业所有干部均有或多或少的股份，一万元一股的年分红达数万元。--时间跨度太大，依稀记得当年的年度分红3万元或5万元。这位企业原总经理，后来成为当地某局副局长，企业则转入其“技术离婚”的“前妻”名下。--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明白，一个国有企业被人折腾完了，即便没有被他侵占，他也不该继续做官，他这样又做官又发财，江都的纪委瞎吗。后来，有一位和官场有往来的朋友房国荣向我炫耀，我才知道其中的猫腻，大约是2010年的春节后，房国荣拿着一张身份证大小的宏信龙购物卡向我炫耀：“这是某商场春节送的两千元的卡，他们每年都这样送卡，江都的商场被他们私分了，他们春节向各处送卡，包括纪委在内。”--《扬虚子列传》里面有相关内容，本人发文后，遭江都区公安警察审讯“作案动机”，我在乌鲁木齐中路发传单时，身上贴有“反腐何须作案动机”纸条，结果坐实了寻衅滋事罪。我当年因腐败而下岗失业的苦难历程，和我2024年的“寻衅滋事”不无关系。

大约2011年，本人遭人殴伤，数根肋骨骨折，江都区宜陵派出所警号尾号“820”的潘姓警察帮施暴者用假身份证结案，本人因在其下辖区域的企业上班，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且对方用假身份证的调解书里面的所谓赔偿，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本人所报销的医药费也是工作单位为所有员工投保的意外伤害险的保险金所赔付。此事也为本人后来发文《人民警察的伟光正》、《续写人民警察的伟光正》、《三写人民警察的伟光正》埋下伏笔，最终遭致判刑。江都区宜陵派出所警号尾号“820”的潘姓警察的任性执法，和我的一系列“寻衅滋事”，存因果关系。

2015年前后，江都区谭骏马以高息吸储为名，诈骗3亿元，家兄乔军贪图高额利息差，透支银行卡“投资”谭骏马，被骗约300万元，其后家兄拆借高利贷进行拆东墙补西墙，最终欠银行600万元，无力还款而锒铛入狱，家严为之郁郁而终，这成为本人永远的痛。江都公安在这件事里面，存几大问题：1，谭骏马被抓的数日后，因“心脏病”死于看守所，其家人在网上发文，称谭骏马从未有心脏病，谭骏马死因成谜；2，据家兄得到的内部消息，谭骏马死后，被骗官员获返谭骏马的赃款，家兄未获返谭骏马的，家兄的被骗钱款去向成谜；3，家兄借高利贷、支付“驴打滚”式的利息，公安没何没有协助追款，原因成谜；4，家兄透支信用卡的目的是用于投资谭骏马的高息吸储，而非出于诈骗目的，为何定罪诈骗？为此事，本人在上海市乌鲁木齐中路发传单维权，成为本人被判刑的最后一根稻草。

本人因家庭的“后文革教育模式”带来的问题就是本人不善社交，十多处单位的工资拿不全。2016年，本人在内蒙古因拿不到工资，遂翻墙注册脸书、推特维权，这和本人被判刑有直接关系。中国的老百姓玩脸书、推特是违法犯罪行为，就像《阿Q正传》里赵老太爷的灵魂拷问：你也配姓赵。本人十多处单位的工资拿不全，促使我发脸书和推特，决定了我必须坐牢。

本人因2011年骨折，经常肋骨疼痛，每一次肋骨疼的时候就想起警号尾号“820”，就忍不住在推特骂共产党。夜路走多了，终会撞鬼。2019 年江都仙女庙派出所赵副所长因推特的事，打电话找我，他得知我在外省，却带多人、带执法记录仪去我家骚扰我的爱人和儿子，我儿在家备考研究生，考研被闹得无疾而终，后来我儿被查出患抑郁症。因仙女庙派出所赵副所长对我家人的骚扰、伤害，本人遂在自由亚洲电台网发文数篇。2019年10月 1日前后，江都公安多人到外省找我，以相对温和的方式解决我上推特的问题。如果不出意外，我玩脸书、推特的“违法”活动到此结束。

这个世界前进的动力，往往来自意外。2019年底、2020年初,“八人封口，九州闭户”的一场中共疫情，中国各地都“按下暂停键”，2020 年初，我去兴化市上班，火车坐到泰州后，以“劝退”的名义被人押着去购票返回，被“劝退”回江都后，不许出火车站站，要求联系居委会，经居委会批准后，才可以出站，回家后必须居家隔离1个月，每天接受居委会派人上门测体温。见情况不妙，我出了火车站就联系单位负责人，经其电话指点，我花

高价包车到江都和兴化的交界处（司机也不敢越界，否则要回家隔离)，单位派车到江都和兴化的交界处接我。被这么一通折腾，我的肋骨又疼痛难忍，我就又想起警号尾号“820”，就重新操起推特，并发了几句“反动言论”,并很快招来警察传唤，为我以后的“寻衅滋事罪”，埋下伏笔。

2020年底，居委会微信通知外地回去的要去报备，兼之雨雪天，肋骨疼，我又想起警号尾号“820”，一气之下发文《人民警察的伟光正》。 2021年的春节后，我准备出省打工，下午的火车票，当天上午10时，就遭警察上门抓人（警察掐着点、在节骨眼上抓人，警察带有整人的目的抓人），审讯的时间不长，关在里面的时间长，关满24小时，第二天早上放人，其后不许我出扬州、给我做精神病鉴定、韩警察加我儿子微信对其恐吓、关闭我所有的网络（中华人民共和国局域网）发声等，种种折腾。我原本可以利用文字能力、创意等，在互联网赚一些合法的钱，我网络被禁言后，被公安断了钱路。2024年初，我因为找不到工作，想找人合伙弄餐饮，我在百度贴吧招合作者，没人回应，却诡异地有一人点赞，这妥妥的是公安对我禁言加监控，继而断我前路。我在此情况下，针对当地官场腐败、弄虚作假，发文《扬虚子列传》，后来在公安的“导演”下、公检法的“协同作战”下一步步走向牢狱！

2021年，我发文《人民警察的伟光正》的数月后，公安才允许我外出打工。我去邢台市打工，被要求将单位报给警察，几天后，当地派出所所长来单位关心我，派出所所长走后，老板对我态度大变（往坏的地方变），一个月后，我被辞退。我开始构思《人民警察的伟光正》续集，这让我距离牢狱越来越近。

2022年的下半年，我发现爱人背着我，偷偷地帮我儿子买抑郁症药，想到警察对我儿子的长期微信“普法”；想到警察明知我在外省，还要到我家骚扰家人，致我儿考研失败。我一怒之下遂发文《续写人民警察伟光正》、《三写人民警察伟光正》等网文，就像公安定调、检察院定罪、法院判决的那样，我诋毁、抹黑中国共产党，我被“人民”警察折腾到必须坐牢的地步！

2023年的下半年，我儿因长期受警察“关心”而誓死拒婚，兼之本人数年为家兄冤案申诉无果，本人遂重新注册推特发声。现在想来，一个中国居民，因为有中国共产党，我才能吃饱穿暖，看守所的8个月新闻联播中看到美国差不多天天有灾难，我生活如此幸福真的不应该对中国共产党表达不满，我现在深刻认识到我被判刑的必要性！

3024年初，本人发文《扬虚子列传》，披露本地官场的种种弄虚作假，被公安传唤，按老规矩关24小时，又是不允许离开扬州，直至5月7日晚，我爱人通知我，公安第二天去做精神病鉴定，并帮公安传话--要求我“配合”鉴定。5月8日晚，我去上海市乌鲁木齐中路发传单，内容大致为：反腐无罪、家兄冤案、我儿长期遭骚扰。我被抓至湖南路派出所录口供，主动承认发了不到十张传单，后来办案警察称“给我一次机会”，把口供更改为“传单一张没有发出去”，我当时以为是为我好，后来才知道是为江都公安好，可以方便地将我移交给江都公安。我被江都公安带回去以后，江都公安取缔了湖南路派出所的“给我一次机会”，在审讯中，我的口供又变成了“发了不超过10张传单”。公安在口供上，也可以翻烙饼，这让我开始关注中国的司法问题。

我被江都公安连夜带回江都审讯、关笼子（看守所其他在押人员对高2m、面积1.5m2的单人待审室的称谓）。起先，我拒绝回答：“我发的文章都可以看到，没有什么好说的。”刘所、韩队长等一帮人像疯狗一样把我从询问室推回笼子，将我双手反铐、勒紧手铐，我的手腕青紫了一大片。后来，看守所405监室、208监室号长于磊说，很多人都被刑讯逼供，只是顾忌面子，大多没有对人讲。看守所对新进所的人，连续7天检查体表有没有外伤，也就是看肚皮、后背，我后面讲述的遭刑讯逼供者，外伤都不在肚皮、后背部位。

在仙女庙派出所的审讯中，警察审问我为什么侮辱国家领导人，我解释：辱毛泽东的理由是先考在文革遭迫害，痛失一子一女；辱江泽民的理由是江泽民时代的腐败让我失业，我的工作相当于是购买的：辱习近平的理由我的利益被贪腐官员侵害，这么多的官员有问题，我只能骂他们的老板习近平；上述口供均未被打印出来。后续在看守所的审讯中，警察“深挖”我“犯罪”的动机，我讲了很多：如十几处打工的工资拿不全、警号尾号“820”用假身份证结案、家兄冤情、原企业被私分、先考在文革的遭遇等口供，基本上都未被打印，在我强烈要求下，我用笔在警察打印的供词上添加，然后警察重新打印口供，才将我的“作案动机”打印出来；我的上述“作案动机”均未体现在起诉书、判决书上。最后，坐实了我就是无理取闹，即寻衅滋事。--公检法联动之下，我必须坐牢！我在被审讯中反复辩解，我在中国人看不到的网站发声，对中国社会零影响，我只是在扰乱万恶的、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国的社会秩序，这是爱国行为，此辩解无效。在中国人看不到的网站发声，也会扰乱中国社会秩序，我学到法律了。我的推特仅一百人关注，警察给我确认了一条推文有数千人的浏览的“截图”，我当时怀疑警察P图。鉴于我在审讯前，刚被它们打过，心悸之下，我全盘承认了“一条推文数千人浏览”的罪行，警察的骚操作，让我必须坐牢！

5月10日晚，我被送进江都看守所，衣服上的拉链、纽扣全部被破环，1千余元的耐克鞋、数百元的鳄鱼裤带被“暂存”看守所，说是放我的时候给我。我8个月后，离开看守所的时候，值班警察却说我的东西给了办案警察，事实上我家里人就没有看到耐克鞋、鳄鱼裤带。我在乌鲁木齐中路被抓后向

警察交出手机（这是刚买几天的，实在没办法算作案工具，感恩法官的法外开恩，没有没收）及手机的开机密码，手机在办案警察手里“暂存”数月，我于 8个月后回家。我在被抓前网购的另一部手机，被抓前未来得及去快递点取，现在已经显示被“我”取走了，取货时间和公安控制我手机的那几个月相吻合！

5月10日晚我被送进江都看守所203监室，号长吴建峰(黑社会人员)、副号长吴磊（非法拘禁罪，涉恶）。5月14日，我被带出去做精神病鉴定，我在车上询问我儿的现状，韩峰（和我儿加微信、长期恐吓我儿的警察)怼我，你儿子状态不好就吃药，在限制人生自由下，经韩峰刺激，我深感精神崩溃。鉴定结束后，我被看守所的工作人员余某（互殴时以为是保安，互殴后才知道是警察）送回203监室，我因为没有裤带、裤子纽扣，兼之数日前膝盖受伤，走的慢，一路遭余某辱骂“傻逼”，到监室门口，余某开手铐时，手铐甩到我下巴。我见手铐解开，回骂余某一声“傻逼”，余某当胸打了我一拳，我回了余某一拳，然后往监室里跑，余某追进监室打我，余某和我发生纠缠。很快，我和余某被其他被关押人员拉开。我当即被戴上手铐、配载 20多斤铁球的脚镣；15天后，我才被解除手铐脚镣。打架的几天后，我又见到了宜陵派出所警号尾号“820”的潘姓警察，“820”专门来审问互殴的事。监室有3个监控，分别在进门处、对面、上面，进门处的监控看不到开始动手的情况，最直观的是上面的监控，820仅给我看后面的监控视频，后面的监控视频也可以看到余某的肩膀先动，然后，我才动手。820给我看监控视频的时候，不停骂我“你妈的逼”，戴手铐脚镣的我，当时已不敢回骂。我只敢在心里质疑，中共官员把人控制起来，进行辱骂，中共是个犯罪集团吗？--这也是促成我，明知在中国特有的累犯、重犯、惯犯法条之下，我再次发文会被重判、坐牢，我今天也要写下2024中国司法调研报告的原因！

其后我于5月30日调至207监室（203监室为新收监室），号长谢守良、副号长李自立。我到了207监室，由号长谢守良安排，我无偿为 207监室的“前辈们”洗碗一个多月，直至后面有新人进来替换我；看守所的监室对讲系统的液晶屏里面有管教警察安排的值日工作，监室里的实际值日工作均有号长安排。--这是看守所公开的秘密，管教警察时不时也看监控，他们也知道洗碗、擦玻璃、接饭、洗厕所的人和对讲系统的液晶屏显示的人对不上号。

因监室改造，7月10日207监室人员整体搬迁至405监室。

在405监室，我因和号长谢守良顶嘴，7月25日被管教赵华飞调到406监室，号长于磊（黑社会人员）、副号长夏良（电信诈骗）。

7月下旬，检察院来人对我核捕，因为我对“罪行”的辩解，来人（来两人，一人始终未说话，一人骂我）对我多次辱骂，关押数月的我，当时已不敢回骂。我只敢在心里质疑，中共官员把人控制起来，进行辱骂，中共是个犯罪集团吗？

监室改造完成后，8月10日406监室人员整体搬迁至208监室。

10月底，检察院来人对我量刑，来人开口就说给我量刑7、8个月，我因为有老改造（多次服刑人员）教我，可以在量刑时讨价还价，我就说回去后不为我哥的事上访了，请求轻判。两名来人相视一笑，脸上露出“我们赢了”的神色，一人对我说，你只要认罪认罚、承认打架前就知道余某是警察，就可以判六个月，随即用手机录视频，我对着手机承认打架前就知道余某是警察，然后他们找来看守所值班律师，来见证我的认罪认罚。

我在前期的审讯中，讲述的发文理由：因先考在文革蒙难，而骂毛泽东；因下岗失业，而骂江泽民；因官员普遍贪腐、弄虚作假，而骂习近平；自由亚洲电台十篇网文、大纪元三篇网文，是针对中国劳工权益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资源分配不公问题、薪资标准不公问题，提出批评，目的是希望改良中国现状。最后，在我的起诉书、判决书上，没有我的上述辩解，只有一句话“诋毁、抹黑中国共产党”，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我对中国共产党不满，就是违法犯罪，我必须坐牢。

11月20日开庭，我到了法庭，就见正面是三把西式高背木椅，中间坐一人，西装的里面是红色门襟的衬衫，这造型和基督教教会里的神父相仿，神父左右各坐一人，另有两名西装、领带的女士分坐两处。我进入审判席的片刻以后，响起“哐”的一声，仿佛庙宇里面撞钟的声音，神父开始说话，神父自称法官，并介绍教堂里面的其它人员，然后神父宣布开庭，神父最后宣布我判有期徒刑8个月、没收作案工具三星手机、戴尔电脑。我说没有用三星手机、戴尔电脑翻墙，而是用一部老华为手机翻墙，神父当庭打电话给办案人员，神父挂了电话告诉我，三星手机、戴尔电脑虽没有翻墙，里面有反动内容，也属于作案工具，必须没收。期间，一名西装、领带的检察院公诉人女士称顾某、吴磊证明我“殴打”余某，我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余某进监室追打我，什么时候成了我打余某。后来，监室内的其他被关押人员告诉我，现在监狱难减刑；想减刑的人，都在看守所做文章。顾某、吴磊就是花钱在我的事情上买的立功减刑，每人买了3个月的减刑。多人告诉我，吴磊不差钱，在看守所悬赏20万元一年，买举报立功信息。我得知顾某、吴磊和看守所，在我身上虚构减刑条件，兼之其他原因，我在开庭宣判后，绝食3天，在一位江姓医生的劝说下，终止绝食后，并得到部分优待，我获准不用值夜班，仅值白班，也算享受到号长、关系户的待遇。法庭上，西装、领带的检察院公诉人女士又称检察院建议量刑8个月，我问她：检察院量刑时作为交换，我已经顺从地承认在打架前就知道余某是警察，检察院给我最惠待遇--6个月，现在为什么变了。这位女士不予回答。

我在看守所终止绝食后的11月25日调至301监室，号长李大伟（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进来的，黑社会人员）、副号长葛巍（音）。

法院的执行通知下达后，我在12月10日调至102监室，呆了两天，不清楚号长、副号长是谁。

因有熟人在103监室，我向管教谢志忠申请调至103监室。基于绝食后的优待，谢志忠满足了我的要求。

12月12日，我调至103监室，号长顾传军（组织妇女卖淫，涉黑）、副号长韦国良（盗窃），直至2025年1月8日释放。

中国司法特有的前科、累犯、重犯、惯犯从重处罚之下，我不宜再向境外发声；否则，必将收到中共顶格的法律严惩。

8个月的看守所生活，我和上百名在押人员沟通，见到超过15%的案件背后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受害者杨英自2023年的下半年到案发的 2024年4月15日，杨英有7~8次到大桥派出所、吴桥派出所报案，称遭多次坐牢的蔡永胜骚扰、跟踪，均未引起警方重视，直至2024 年4月15日被蔡永胜（杨英被杀案，为406监室、208监室蔡永胜亲口叙述）杀害。为了还超过15%的案件背后的公平、为了枉死者杨英安息，我今天一定要将看守所的所见所闻发出来，即便我知道发文的后果：必须坐牢！

2024中国司法调研（2）--孙晨曦的憋屈

我自5月8日进入江都看守所后，在7月25日被调监至406监室。

不知什么原因，我总感觉睡在2号铺、体型的长得像弥勒佛的在押人员好像在对我释放善意。后来才知道，这位弥勒佛般的人物叫孙晨曦。

可能是一种磁性效应，在知道我是翻墙发网文而被抓的案情后，很多有冤情的人，都寻找机会向我倾述冤情；有些人即便没有冤情，也有意无意地告诉我一些有问题的案件。积极向我释放善意的孙晨曦，终于在一天的洗澡时间，乘乱坐到我旁边，向我倾诉他的冤情。

孙晨曦，武汉大学毕业，诈骗罪判囚12年，在龙潭监狱服刑，因其它事被“借调”至江都看守所。

孙晨曦向张翠玲借了数万元（我记不清具体金额），案件由江都水上派出所审理。案件第一次审讯前，江都水上派出所的办案警察为了帮孙晨曦认清自己的罪行，打了孙晨曦耳光。警察对孙晨曦第一次审讯的审讯，从上午10时审讯至15时，孙晨曦因为心悸审讯前的耳光，基本是顺着警察的意思讲话；最后，孙晨曦借钱的行为被扭曲成诈骗行为。派出所联系孙晨曦的党员关系所在地，将孙晨曦开除党籍后，送进江都看守所。说到这里，孙晨曦悠悠地对我说，人民公安、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都是治人民的。因为党是不会犯错误的，所以党员干部是不能进看守所的，党员干部必须先剥夺党员干部身份，变成人民才可以送进看守所。

孙晨曦进了看守所后，办案警察通知其父孙金奇去派出所领回孙晨曦的手机（实际是骗孙金奇过去），孙金奇于接到电话的次日，一早就去了派出所，直至天黑了，派出所的警察都不让孙金奇走，警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口供，逼孙金奇签字。孙金奇是60多岁的人，一向胆小怕事，当时就在警察的哄蒙吓骗之下，在口供上签了字，孙金奇在后来会见孙晨曦时，把上述情况告诉了孙晨曦。

孙宇熙是在其被派出所试用阶段，介入的孙晨曦案，孙宇熙原来是孙晨曦案件的协办警察，主办警察另有其人（我忘了孙晨曦在监室里告诉我的姓名）。原先的口供记录上面，有两名办案警察，孙宇熙是副手；为了给孙宇熙立功、转正，派出所将主要办案人变更为孙宇熙后，重新打印口供，让孙晨曦签字、确认。

孙晨曦案件涉及向石玉芳借钱一事。孙晨曦向石玉芳借钱，石玉芳给了孙晨曦两个选项：1，回家离婚，然后和石玉芳结婚，石玉芳的债务归零；2，孙晨曦签订还款协议。在公安第一次找孙晨曦之前的数月，孙晨曦的父亲就以孙晨曦的实际借款用途、用房产证(房产证是孙晨曦父亲的)作抵押，向石玉芳打了借条。石玉芳通过微信联系派出所的资料员，主动要求谅解孙晨曦，资料员回复：不用管。--微信截图还在石玉芳的手机里。法院开庭时，石玉芳欲当庭出示谅解书，办案人员阻扰石玉芳出庭，最终，孙晨曦未获石玉芳谅解，遭重判。

孙晨曦向高伟民借款15万元，孙晨曦已及时和高伟民签订协议还款，每月还高伟民1千5百元；江都公安介入此案时，孙晨曦已经还了高伟民6个月的钱，还欠高伟民约13万元。孙晨曦欠高伟民钱一事，已经在兴化法院按民事案件作了判决，在江都公安的操作下，江都法院却按刑事案件对孙晨曦判罪。

潘超是孙晨曦一位朋友的舅舅，潘超想通过孙晨曦做一些小区工程，2021年的6月份，潘超主动请孙晨曦代为缴纳施工入场保证金3万元。次年 1月，孙晨曦因为没有能帮潘超联系到工程，就把3万元保证金还给了潘超。潘超自述在孙晨曦的身上花了1万5“通路费”，孙晨曦对办案警察供述，在“通路费”的事情上，孙晨曦只有倒贴钱。孙晨曦对办案警察供述，孙晨曦和潘超在夜场玩、吃饭等，都是AA制消费，300元、400元、 1000元等，累计4万，每次潘超转账给孙晨曦的前后1小时的时间里，均有孙晨曦的付款记录。孙晨曦的手机当时在办案警察手上，孙晨曦请办案警察在微信收付款记录、支付宝收付款中翻看孙晨曦的所供述的相关收付款证据。办案警察在口供中删除“孙晨曦和潘超在夜场玩、吃饭等，都是AA制消费”的相关内容，办案警察怼孙晨曦:判十多年刑，多几万元、少几万元，对你没影响。法庭就潘超这事，判孙晨曦有期徒刑8个月，孙晨曦当庭表达不服，书记员当庭怼孙晨曦，上诉就再加2个月的刑期。

2017年1月，孙姣姣谎称其父收男方彩礼，孙姣姣以退彩礼之名，骗取孙晨曦2万元；2017年春节前，孙姣姣谎称买年货回家，骗取孙晨曦 5千元；2017年春节后，孙姣姣谎称她弟弟欠高利贷，她弟弟被债主堵门逼债、有生命危险，骗取孙晨曦3万6千元；2017年2月底，孙姣姣谎称交通银行信用卡欠费、急需还款，骗取孙晨曦2万5千元；2017年3月，孙姣姣谎称弄丢别人手链、急需现钱赔偿，骗取孙晨曦1万元；2017年3月底，孙姣姣谎称买车、从事跑的的，骗取孙晨曦10万；孙姣姣还以杂七杂八的理由，骗取孙晨曦4万元。2022年，12 月孙晨曦在看守所里向卞磊(看守所管教警察)、孙宇熙举报连云港孙姣姣诈骗孙晨曦的钱。当时，孙晨曦的手机在孙宇熙手上，微信支付宝都有转账记录，卞磊、孙宇熙均推脱，说此案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让孙晨曦“回家后再报案”。其时，孙晨曦已被关在看守所，失去人身自由，无法“回家后再报案”。

孙晨曦2024年，从龙潭监狱被带到看守所，是因为如下案件。朱春迎欠孙晨曦的朋友陈克十几万元，陈克请孙晨曦想办法向朱春迎讨债。孙晨曦帮朱春迎卖混凝土，卖了朱春迎的混凝土，孙晨曦把朱春迎的混凝土货款转了一部份给陈克，用于抵充朱春迎欠陈克的钱。朱春迎对混凝土的货款没有争议；卖混凝土前，朱春迎主动给了孙晨曦2万元的业务费，朱春迎告孙晨曦诈骗2万元。此案中，孙晨曦确实认识使用混凝土的施工方的负责人，也确实把混凝土卖出去了；判决书上，却打印成孙晨曦诈称自己是用混凝土的施工单位领导，结果坐实了孙晨曦诈骗。

这次将孙晨曦从龙潭监狱借调至江都看守所，并负责办理“孙晨曦诈骗朱春迎”案件的警察是宜陵派出所潘所长（大概率是我在“必须坐牢”中提到的警号尾号“820”）。孙晨曦和潘所长的接触中，孙晨曦向潘所长举报，陈伟诈骗孙晨曦的事。陈伟通过熟人向孙晨曦推销酒，孙晨曦负责的工地购进陈伟的 80箱酒，因为质量差，孙晨曦把这一批酒又退回给陈伟，陈伟称少了一箱酒（5瓶），陈伟称一箱酒价值5万元，后来经讨价还价，陈伟实际讹诈孙晨曦3万元。潘所长拒绝接受孙晨曦的举报，却又电话联系陈伟，孙晨曦得知此事后，怀疑潘所长从中渔利，因自己现在被限制人身自由，孙晨曦对此事无可奈何。

2024年9月18日下午，208监室（监室改造完成后，8月10日406监室人员整体搬迁至208监室）的管教警察赵华飞两下号房时，孙晨曦向赵华飞举报，208监室在押人员靳虎向江都看守所管教干部魏红林行贿。第二天，即2024年9月19日，孙晨曦被火速带去开庭、签字领判决书。开庭后的第8天，即2024年9月27日，法院下达执行通知。2024年9月29日，孙晨曦被送回龙潭监狱服刑。孙晨曦告诉我，在没有上诉的情况下，法院必须在10天后，向看守所下达执行通知；他这样判决8天，法院就下达执行通知，这是公检法串通一气，违法执法，只为掩盖“孙晨曦举报靳虎向魏红林行贿”一事。

孙晨曦离开江都看守所的前一晚，和我讲了很多心中的憋屈。孙晨曦第二天一早被送走，他余刑约10年，我不知道此生能否再见到孙晨曦先生。我谨写下此篇，聊作纪念。

2024中国司法调研（3）--醒园的传说

在高德地图上搜索扬州醒园，标签显示“住宅区”、“方便停车”，居住指数3.7。--然而，真实的醒园不是高德地图上的醒园！

看守所里的星期六、星期天的白天有电视看。我在看守所被调到406监室后的一天，我依稀记得是星期六，在看一部电视剧时，我夸这电视拍的好、真实还原了老上海的样子，我后面一位中等身材、小廋脸、脸上戴镶嵌两片圆圆镜片的黄色半透明镜架、两眼有神的农村老汉模样的人，接我的话：这部电视剧在去年得过**奖。我在心里默默给这人点了个赞，后来得知这是原江都文化旅游和体育局的邓副局长。

我看过推拿的书，这位邓局长腰疼，我时常就帮他作推拿（无偿），一来二去，我们成了朋友，邓局长就对我讲起他的案子来。

2024年3月1日早上，江都文化旅游和体育局副局长(判决书上称为总工)邓有健照常去上班，邓有健到单位后，接到单位一把手女局长的电话。这位女局长号称官场常青树，其在张刚（时间长，记得邓有健好像说是张刚）时，下属很多人落马，她因为有亲戚在纪检委是二把手，她所以顺利过关。女局长的纪检委二把手亲戚后来落马，但是没有乱“咬人”，纪委的其他人对女局长还有一点香火情。提到女局长的好运，邓有健感慨一句：我最大的罪就是没有硬关系，还要做官。然后，邓有健吐槽：我从体校校长干到现在，每天下午4时到六时训练学生，一直到被抓，干了快30年，收了1百万元好处费，折算下来每年3万多，算补课费都不多，那些教钢琴的，一节课都要上万元。

邓有健接着讲女局长打电话的内容：“邓局，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到了女局长办公室，女局长告知邓有健，纪委让他去谈个话，女局长安排一位分管副局长开车带邓有健去纪委。

邓有健到纪委后，就有两人和他闭门谈话，当时邓有健以为他们是纪委（管官员违纪）的官员，后来才知道这两人是监察委（管官员犯罪）的官员。谈话没多久，送邓有健去纪委的分管副局长打来电话：“局长打电话给我，说你在这里还有一段时间，让我先回去，你的事谈好后，重新安排人接你。”邓有健谈话到中午，和他谈话的官员对他说：你先在这里吃个饭，我们下午继续谈话。午饭后，和邓有健谈话的官员，安排邓有健趴在桌子上午休，他们自己另找地方午休。下午2点，上午谈话的两人带着两名保安进办公室，领头的人说：我们下午换个地方谈话。随后，领头的人通知邓有健把裤带扯下来，邓有健的大脑短时间死机后，就想到两个字：完了。

四人开车带邓有健到醒园，醒园的外面是一圈围墙，里面数栋高楼，如一小型小区，停车后，十多名武警围上来，挟裹着邓有健进入大厅，大厅内有一类似银行里面的全封闭长柜台，两侧各有一门通向后面的羁押区域。邓有健于柜台前，在留置3个月（据邓有健介绍，科级和副科级官员留置3个月起步，处级副处级官员留置6个月起步）的材料上签字后，武警们挟裹着邓有健从柜台旁的一侧小门进入后面。邓有健出小门后，围上来二十多人，一半为辅警、一半为保安，两名保安冲上前，分别架着邓有健两条胳膊，其他辅警和保安围着，将邓有健送入其中一栋楼房的一楼的某房间，邓有健后来猜此房间编号为 20号。房间大约30平方米，有一台正在工作的空调，地上铺着灰色调的硬塑料，墙壁为灰色调的软包直到屋顶，墙上有一扇窗，窗上安装有叶子为竖着的灰色百叶窗帘，屋顶为灰色调，屋顶两排约十几盏筒灯的灯筒，内装LED灯珠拼起来的灯芯，门口一张办公桌、两把办公椅，进去是一个长宽高约 40CM*50CM*40GM的软包凳子，一张软包小矮桌，墙上挂着一张软包木床板，屋子最里面是一盥洗间，有淋浴头、抽水马桶、洗面池，梳妆镜，除了洗面池和梳妆镜没有软包，其它均作软包处理。

邓有健进屋后，被要求脱光衣服检查，然后收到一套“新人大礼包”：两件灰黄色新汗衫、两条灰色新内裤、两条灰色新长裤、一双前人用过的棉拖鞋、一双前人用过的塑料拖鞋。这两双拖鞋的前主人有脚气，后来邓有健脚痒了多日，涂了半个月达克宁，才治好脚气。

邓有健正式“入住”醒园后，24小时有人监护，为一名辅警配一名保安，一站一坐，每15分钟，两人更换一次站、坐；每过两小时，另外一组辅警和保安来换班；夜间睡觉时，一人坐在头侧、一人站在脚侧，呈扇形分布。邓有健补充了一句：监察委的人如果对我不满，监护人员的夜间动静就会很大，监察委的人有一次对我的谈话不满意，监护人员连续两晚喝水、进出门的动静很大，我没法睡觉。

每天6时30分，监护人员通知“20号起床”，邓有健起床、收铺盖、把床板放回墙上、洗漱，然后坐在软包小凳上。过一会，监护人员通知“20 号脸对着墙站”，邓有健脸对着墙站好，保洁员入内打扫卫生；然后，继续坐软包小凳。7时许，安保组长陪同医生进屋量血压、看着邓有健吃药。然后，继续坐软包小凳。7时30分就餐，早餐是半斤鸡蛋做的炒鸡蛋（我当时不信半斤鸡蛋的事，邓有健赌咒作了确认：“乖乖骗你”）、每天不同样的粥（南瓜粥、玉米粥、绿豆粥等）、每天不同样的一份面点(肉包、菜包、三丁包、蒸饺、烧卖、蜂糖糕等)、一份荞麦面馒头。饭后，继续坐软包小凳。8 时30分至10时30分，监察委来两人谈话，有时也会拖时间。然后，继续坐软包小凳。12时吃午饭，两荤两素一汤一饭，用双层饭盒装，饭盒中间有隔层，下层半边装饭、半边盛汤，上层半边为两荤菜混装、半边为两素菜混装，菜每天不同样，邓有健试举例一日菜谱：狮子头、蒜苗（扬州称蒜苗，北方称蒜苔）炒肉、炒青菜、炒苋菜。饭后，继续坐软包小凳。14时至16时，监察委来两人谈话，有时也会拖时间。然后，继续坐软包小凳。16 时30分，安保组长陪同医生进屋量血压、看着邓有健吃药。然后，继续坐软包小凳。18时吃晚饭，伙食标准和中午一样，两荤两素一汤一饭。饭后，继续坐软包小凳。20时至22时，监察委来两人谈话，有时也会拖时间。然后，继续坐软包小凳。23时45分，监护人员通知“准备睡觉”，邓有健把墙上的床板放下，铺好床垫、被褥、洗漱，0时前后睡觉。睡觉时，头、手不许进被窝，脸不许对着墙，脸必须对着监护人员。

邓有健在醒园，平时每坐1小时，有5分钟活动时间，大约5米的范围来回走，态度不好会被取消。江都区专案组组长沙洲洲恐吓邓有健：原江都财政局秦安鉴坐得屁股开花、原江都大桥书记坐得屁股开花。据邓有健介绍：纪检委的大半官员都是公安系统调过去的，沙洲洲也是从公安部门调到纪监委的官

员。沙洲洲为副科级官员，纪检委的官员的级别比其它部门高半级。邓有健的案子结束后，沙洲洲乘着“这股东风”，升了官。邓有健对我说：“公安人员调到纪监委，形成新的腐败，以前我们私下不敢谈纪监委腐败，现在连公检法的腐败也没人敢谈了。”邓有健接着又补充一句：醒园的规矩是监护人员不许和我说话，时间长了，有些话多的监护人员就会和我聊天、透露一些消息，据说曾经有不配合的官员，40天不许理发、洗澡，被整得人不人鬼不鬼。

邓有健称，要写东西的时候，请监护人员把软包小矮桌抬过来，提供纸、尾部有一个大球的笔，不写东西的时候，不允许用桌子。有事要举手：“报告，我要喝水。”监护人员对着对讲机：“监控，20号要喝水。”对讲机：“收到。”监护人员用一次性纸杯在饮水机上打来一杯不冷不热的水。

刚来的时侯，监察委以为邓有健案，是一起案值超过500万元的大案。监察委人员和邓有健讲话的时候，多次拍着桌子吼：说。监察委人员一再警告邓有健：不要对抗组织、对抗法律。每天谈话结束时，对邓有健说：你明天补充说明，来这里的原因。邓有健补充道：醒园的工作人员后来告诉他，有人在醒园被吓得屎尿拉在裤子里。

监察委办案人员不仅冻结邓有健妻子账号的所有钱款，连其妻子购买的50万元理财也被冻结，并且敲山震虎地告诉邓有健：查到你儿子40万元、你妹妹**万元。意思是，邓有健若态度不好，儿子和妹妹的钱都要充公。

直至邓有健被抓的4天后，沙洲洲对邓有健讲，到你家搜过了，你家不像一个局长家。--邓有健不是贪官。

查出邓有健收好处费仅50多万元后，沙洲洲面对邓有健很愧疚：“我们这次抓错人了。”后来，沙洲洲在闲聊时，向邓有健比划，邓有健的举报信有一尺高。沙洲洲向邓有健介绍纪委、监察委查案子的工作流程：纪委、监察委定期到组织部更新官员名单，每个官员的名字在纪委、监察委都是透明的，官员有了一次举报后，名字就有了浅浅的印迹，被举报到上百次、上千次，名字就会发黑、黑的发亮，监察委就会关注该官员。--这也是人民上访很难得到回应、甚至造就了专业上访户的根本原因！官员被举报上百次、上千次，监察委才会关注有问题官员，这是对人民何等的冷漠、藐视。

沙洲洲对邓有健说，中国是运动式反腐，粮食、交通、医院、体育、教育轮着来。比如今年（2024年）习近平查体育系统腐败、教育系统腐败，我们只有拿你交差，其实把你们弄进来的代价是很高的，每间房配12名监察委官员、8名保安和辅警、空调24小时开着，醒园有专职医生、保洁员、安保、厨师，一间房每天的运行费用为1万元，这里100多间房，每天的运行费用为1百多万元。沙洲洲又补充说明：醒园靠你们（关押官员）是没法维持的，科级、副科级官员保底关押3个月，处级、副处级官员保底关押6个月，你们每个人身上都要花费一、二百万元；这里关过的大老板不少，老板被弄进来后，最后都要花至少上千万赎身，醒园运行靠的还是那些老板。

过了一段时间，省纪委领导抓典型案例，对邓有健交待50多万元的结果不满意；很快，邓有健的案值飙升至一百多万元。沙洲洲为了防止邓有健记恨，特意把省纪委领导的话，透露给了邓有健。邓有健对我讲，在醒园一定要态度好，500万元的案值被减去200万元，罪就可以降一个等级，350 万元是一道杠子。

纪监委其他人员和邓有健聊天时，对邓有健讲：党为了保护干部，对官员还是比较宽容的，官员收受礼品按违纪处理。这位纪监委官员对邓有健说，现在官员抽烟都是100元一包的黄金叶，我们（纪监委）也知道没有官员会自己掏钱买烟，官员一天一包黄金叶，一年就收礼3万6千元，烟酒有价、茶叶无价，茶叶的价钱更高，官员每年收礼没有一个少于10万元的；另外，官员（可能是扬州纪委的土政策）收钱不足20万元的，也按违纪处理。邓有健愤愤不平地对我讲：“习近平不知道基层这么烂。”当我告诉邓有健，我就是骂习近平被抓的，我们不提习近平为好。邓有健摇头：习近平现在集大权于一身，他一旦犯错，中国就完了。从此以后，邓有健不在监室里和我提“习近平”这三个字。

邓有健认为监察委官员和他的谈话，事先都要给他画个圈，圈里面的要如实交代，圈外面的不能乱说。邓有健举例：我是帮体育生通关系的，监察委官员仅在最初几天问我上家（高校负责录取体育生的相关领导）的姓名，我没有交代；几天后，我准备交代上家了，刚开口，监察委官员就拍桌子，让我想好了再说（据邓有健介绍，每一次正式谈话均有监控，他最后看到自己在醒园谈话的光盘有1米高，监察委官员在谈话中仅能作一些暗示，不敢作语言提示），以后也没有再追问上家的姓名。邓有健笑着补充：江都如果把这些人（高校负责录取体育生的相关领导）一锅端了，江都体育生今后就难上大学了，纪监委办案也需要看江都区领导的脸色。

有一次，邓有健号审（看守所每人每月两次号审，见律师、批捕、调监、量刑、开庭等，都要额外号审一次）回监室后，悄悄对我说：他是6月24日被双开、逮捕、送看守所，离开醒园前，沙洲洲告诉邓有健“我们明天再抓一个人进来”，刚刚管教告诉邓有健，邓有健醒园的后一位“房客”是江都区教育局朱副局长。邓有健自豪地说：我早就和你说过，今年习近平查体育、教育，我的话应验了。邓有健又补充一句：醒园的前一位“20号”是江都区原纪委书记沈文，案值80几万，他在醒园的邻居为原江都区组织部长、扬州市组织部副部长盛维林，大概是“19号”或“21号”。邓有健善意地提醒我

一句：顺着办案人员，没有苦吃，他们还可以向我提供上述消息；如果我们硬顶，一定会家破人亡。邓有健补充道：“有一次，上级纪检委来(醒园)检查，办案人员提前关照，不要节外生枝。”

邓有健在6月初，就把事情交代得差不多了，就有省纪检委领导来关心邓有健：有什么要求。邓有健提出，因为腰痛，需要坐有靠背的椅子、想吃水果，这两个要求都得到了满足。邓有健自述，后来就像皇帝一样，坐轻型沙发，每天一次拿来五个水果，水果放在窗台上，一个一个地送过来吃。期间，有一天，来了6个人拍视频，用于教育其他官员，两人主持，两人打杂，两人拿话筒、举摄像机，邓有健先是讲自己的案情。然后，主持人问：有什么话要和你老婆说，邓有健痛哭、忏悔。主持人问：有什么话要和你儿子说，邓有健痛哭、忏悔。主持人问：有什么话要和你孙子、孙女说，邓有健痛哭、忏悔。讲完电视道歉的故事，邓有健自己也笑起来了：在这个圈子里，我如果不收好处，领导也不敢用我，我就坐不到这个位置（副局长）。邓有健接着笑道：兄弟，你有没有注意过，现在全国遍地开的名烟名酒店，我如果告诉你，这些名烟名酒店是为习近平开的，你信不信？邓有健再接着道：官场中人流传“名烟名酒店为习近平开的”的话。习近平不许官员收钱，默认官员收礼算违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名烟名酒店购物，可以不拿货，拿一张名片大小的取货卡回去，送礼就送名烟名酒店的取货卡，收礼人可以在名烟名酒店里面，直接把取货卡换成钱。

6月24日上午，扬州纪检委某领导见邓有健，告知监察委阶段办案结束了，后面进入检察院的流程，询问邓有健有什么要求，邓有健说想吃面条。邓有健中午的双层饭盒中的饭换成阳春面。下午，16时许，邓有健被双开、逮捕。17时许，数名武警开车带邓有健去洪泉医院体检，最后送入看守所。

至此，邓有健的醒园生涯结束。

2024中国司法调研（4）--看守所之乱

2024年5月10日晚，约21时许，我被送入江都看守所203监室，这是新收监室、又叫过渡号房，刚进看守所的人，都要在这里关上10 天左右，在这个监室学规矩、“毕业后”调号至其它监室。

警察将我送入203监室后，对睡在1号铺在押人员打招呼：你把这个人安排一下。然后，警察锁门、离开。后来，我才知道，领导是203监室的号长吴建峰。看守所里所有的监室1号铺都是号长，监室的铺位按单、双号分两排，副号长的铺位通常挨着号长的铺位，有的副号长是2号铺、有的副号长是3号铺；当然，副号长的铺位也有例外，207监室的副号长李自立睡5号铺，和睡1号铺的号长谢守良之间，隔了一个3号铺位。

吴建峰自称是混黑社会、打架进来的，监室里的事常规由负号长吴磊负责，吴磊是非法拘禁进来的，监室内有谁不听吴磊的领导，吴建峰就会骂人。吴建峰心情好的时候，也会主动讲一些他的所见所闻。吴建峰在被抓前，开有赌场，每到过节都会给所在地的派出所送礼。吴建峰（因为打架）被抓时，就关照手下的小弟停掉赌场，他称手下的小弟不会给公安送礼，吴建峰被抓后，小弟若继续开赌场，公安肯定会抓他们的。吴建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们（手下的小弟）不听我的话，后来还继续开赌场，前一段时间，吴建峰在提审的时候，已经在看守所内看到那帮小弟了，那帮小弟的罪名就是开赌场。

我在后来发现，看守所的有大半的号长是由涉黑涉恶人员担任。203监室号长吴建峰--打架进来的、黑社会人员；203监室副号长吴磊，非法拘禁进来的；吴建峰送监狱后，吴磊被提升为203监室号长，马伟（黑社会人员）任副号长；406监室(后整体迁至208监室)号长于磊（黑社会人员）；于磊送监狱后，组织未成年人进行危险行为进来的丁建平（涉黑涉恶）任208监室号长，丁建平因为“管理能力”不行，后来被调离208监室，管教警察赵华飞从三监室调人到208监室，担任208监室号长。103监室的号长是顾传军，组织妇女卖淫进来的，涉黑涉恶；207监室、 405监室黄传锋后来任三区某监室号长，黄传锋高利贷、非法拘禁进来的，涉黑涉恶；据从其它监室调到208监室的张海勇介绍，他先前的号长薛涛为黑社会人员；301监室号长李大伟，此次被抓是因为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其自称黑社会人员；103监室的杨世全告诉大家，他儿子开赌场（涉黑涉恶）进来的，他儿子现在任其它监室的号长。

2024年的元旦前，管教警察谢志忠在两下监室时，夸口道：用狠人管号，监室才太平；103现在很太平，后面可能就不会太平了--号长顾传军快要释放了。谢志忠道出了江都看守所大量任用涉黑涉恶人员为号长的奥秘！

事实上，管教警察不仅支持号长的“工作”；甚至，因为爱屋及乌，管教警察对涉黑涉恶人员也持纵容的态度。

406监室号长、208监室号长于磊，自述打三次人，因为被扬州市局督导一次，戴了三天的手铐脚镣，其它两次打人算白打。

208监室的陆士平向管教警察赵华飞举报沈佳佳（黑社会人员）骂人，赵华飞将陆士平调走。

208监室的衡涛殴打高志广，管教警察赵华飞将高志广调走；很快，衡涛因为有“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被任命为209监室的号长。

406监室的号长于磊殴打洪海强，管教警察赵华飞将洪海强调走。

207监室的号长谢守良骂尚照华，管教警察赵华飞将尚照华调走。

据103监室的唐生祥介绍，他原先所在的306监室号长在2024年国庆节期间，“组织”监室骨干人员殴打张郑强，号称国庆7天乐，唐生祥怕我不相信，他调出监室的对讲系统上的市局督导栏，他指着上面的十月初303监室的两次督导内容，自豪地对我说，我们在国庆节打了张郑强8天，只被督导了两次。

2025年的春节后，原103监室的吴海冻释放后，电话向我拜年时，吴海冻告诉我，他在释放前两天的一次上厕所时，号长王学亮对着他的脸踹了一脚，把他的牙给踹掉了，我在微信视频时，作了手机录屏取证。

9月底，夏良参与殴打潘红扣。十月下旬的一次号审时，我对管教警察赵华飞说了此事，结果说了白说，209原号长衡涛送监狱后，夏良被任命为 209监室号长。

看守所的各监室有书刊，供在押人员阅览，新到监室的人没有书看，里面的号长、关系户却“奢侈”地把书摞起来，上面摞包卫生纸当凳子用；讲究的人用松紧带捆上书、卫生纸，市局多次督导“监室内有人用绳子捆卫生纸”，其实就是这个事。

每星期一次的剃须、剪指甲时，指甲钳、电动剃须刀必须让号长、副号长先用，接着是关系户、老资格用，最后才轮到新进监室的人用，最后用剃须刀的人，个个被电力不足的剃须刀夹胡子。

许春宝刚到207监室时，号长谢守良安排许春宝无偿为先到监室的人抹地三个月。我刚到207监室时，号长谢守良安排我无偿为先到监室的人洗碗一个月。号长谢守良为了恐吓其他在押人员，他告诉大家，这个监室原先有一个死囚，死囚夜间上厕所动静大（死囚戴手铐脚镣），谢守良组织监室骨干对其殴打后，死囚夜间上厕所的动静就小得多。

2024年9月20日市局来看守所检查。9月19日，监室的对讲系统开大课，大课多次申明检查时，如果有人问：“江都看守所里面有没有号长?”在押人员必须回答：“这里一切都由管教安排，没有在押人员管在押人员的现象。”

2024年12月上旬，扬州检察院对扬州所有看守所例行检查，扬州检察院来江都看守所前的12月6日，管教警察徐袁在下午的两下监室时，对 301监室所有人说：“我们这里没有号长，监室里面的一切值班、值日都时由管教安排，没有在押人员管在押人员。”

看守所除了大量安排涉黑涉恶人员任号长、放纵在押人员打人现象、蒙蔽上级部门检查，还有更多的乱象。

监室内的号长随意骂人；部分监室的号长安排新进监室的人，无偿地为“前辈们”洗碗擦玻璃打扫厕所；也有部分监室的号长安排个人账户上面没有钱的在押人员，包揽监室内的洗碗、擦玻璃、打扫厕所，换一点零食、手纸、肥皂、牙膏等。

看守所要求监室内，24小时都有两人值班。管教警察对在押人员安排值班时，号长或有其他有关系的在押人员，值班次数少于其他人。这些关系户即便值班比其他人少，管教警察给他们值的班也都是一些优质时间段的班次。有些号长和关系户专门值5时~7时或21时~23时的班次，看守所早上 6时20分为起床时间，有些号长就安排白天值班的在押人员提前上岗；看守所晚上21时30分睡觉，包9时~21时值班的号长和关系户，在 21时至21时30分的时段，就坐着看电视算值班。即便管教警察这样照顾关系户，这些人甚至还用十来块钱的食品换取贫困人员代替他们值班，美其名曰：买班。

看守所在休息日可以打牌，扑克牌通常由号长或副号长保管，监室“领导”用旧牌做筹码，一张牌价值0.5号元、或1元、或2元，JQK则当十张牌算帐，号长或参赌、或抽头、或参赌又抽头。打牌的人，通常在休息日结束的时候，用零食进行结算。2024年的市局督导，有多次提到在押人员打牌时，使用筹码。

管教警察帮在押人员传递东西，207监室号长谢守良的手上有其妻子的照片，多人看过，丁建平在207监室时，是谢守良的邻居，丁建平在208 监室夸谢守良妻子年轻、好看。

406监室（后整体搬至208监室）的副号长夏良的手上也有他老婆（夏良自称老婆，也可能是女朋友）的照片。

看守所里的病号饭，通常是由“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的号长享用。

管教警察常帮在押人员，将其看结束的书传给其他人，管教警察赵华飞每十次下监室，至少有两次会帮在押人员送书，书大多是在同案犯之间传阅，我多次看到在押人员在要送出的书里写东西，书在管教警察赵华飞的手上只是象征性地检查一下。

12月11日，扬州检察院巡视组来江都看守所检查，刚好抽到我。我顾忌自身安全，不提号长的事情，仅提出如下问题：1，2024年的上半年， 207监室的王加生多次夜间心脏病发作，在对讲系统报警后，值班警察让他在床上躺一躺，王加生自称不怕坐牢，就怕没有命去坐牢；2，2024年的下半年检查多了，看守所也开始带人出去看病了，尚照华患类风湿，右胳膊伸不直，管教警察赵华飞带尚照华出去看病，尚照华吃了15天的药，后面再请管教警察赵华飞帮他开药，赵华飞没有睬他；3，在里面买东西，多次出现短少问题，甚至有一次买的白鸭腿大都是坏的；4，江都看守所的菜全是水煮菜，有在押人员戏称江都看守所的伙食是穿越版--清朝的看守所伙食；5，在押人员许春宝在快餐店工作过，许春宝说看守所的伙食标准为每天10元，这里的实际伙食标准每天不足7元。12月11日，我向检查人员转述了许春宝的话，12月12日，许春宝就送去单人监室、关禁闭。

看守所内的在押人员藏有有小刀、针线。水龙头下的牙膏皮的下端的整齐切口，就是小刀切的；看守所内大量的枕头，是针线缝制出来的。有一次管教警察赵华飞读扬州市局的督导内容，市局在监控里发现江都看守所有人在用针线缝被子，赵华飞称已经解释向市局解释过了，在押人员是用弹簧缝的被子。我心里默念，你才是弹簧、你全家都是弹簧。

我因为需要“转化”思想，同监室的在押人员参照法轮功成员的称谓，给我起绰号为“大师”；尚照华的后脑勺比较平，被人起绰号“平头哥”；杀人犯蔡永胜，穿黄马甲，被人起绰号“阿黄”。甚至，管教警察也带头给人起绰号，有一天，赵华飞休息，和赵华飞搭档的张管教来208监室“两下号房”，张管教指着潘红扣（潘红扣也是张管教口中的四大才子之一）：“江看（江都看守所的简称）四大才子里的***，前两天又回来了。”管教警察带头给在押人员起绰号，中国的司法，想想也是醉了。

江都看守所之乱，一至于斯！

2024中国司法调研（5）--警黑合作

2016年7月10日，扬州市江都区丁伙镇恒远公司，发生工伤事故，有员工意外身亡。死者家属来有人恒远公司堵门索赔，在恒远公司BOSS 的兄弟的求助下，黑社会组织、马苗集团派员来恒远公司门口，协助当地派出所维持秩序。据马苗集团成员于磊讲，公安部门在法庭上出示的执法记录仪所录制的，含有马苗集团成员在恒远公司门口殴打“闹事者”的相关视频，可以证明马苗集团当时确实是在协助当地公安维持秩序。2024年4月，马苗集团案件第一次开庭时，马苗集团的恒远公司的维稳行为被法院定为寻衅滋事罪，马苗集团全体人员在法庭上高呼：“我们当时是帮公安维持秩序！”。马苗集团全体人员在法庭上，对法官发出灵魂拷问：“那时的公安和现在的公安不是一个单位吗？”。

2016年7月10日，扬州市江都区丁伙镇恒远公司所在地派出所警察和马苗集团成员，同时在恒远公司的门口维持秩序，有死者家属因为情绪不够“稳定”，被马苗集团成员吴建峰在“人民警察”的眼皮底下打伤。从马苗案的起诉书、判决书上可以看到，吴建峰在“人民警察”的眼皮底下、在“人民警察”的执法记录仪之下打伤无辜百姓，起诉书、判决书有吴建峰打伤人的细节，无吴建峰打人，受到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的记录，仅有吴建峰在警察的调解下，对受害者赔偿医药费的记录。

上述内容足以证明，2016年7月10日，黑社会人员在协助公安维稳。--这是马苗集团成员、406监室（后整体迁至208监室）号长于磊，为了证明马苗集团的冤屈，向我公示他的起诉书、判决书，并向我讲述的事情。

406监室、208监室号长于磊，有时候也会在监室里讲述了一些他们“企业”的趣事。

老板马苗，对“企业”管理比较严苛，对犯错误的成员，一律用棍子打，起先是用木棍打，打断多根木棍后，从经济效益考虑，马苗改用铁棍打人。于磊负责管理马苗旗下的一处赌场，兼负责该赌场的放水（向输钱的赌徒放高利贷）。马苗喜欢暗访赌场，陪同马苗暗访的“企业”高管通常会向于磊通风报信。有一次，于磊手机电用完了，未接到高管的通风报信，外围负责安保的小岗躲在一边玩手机，被马苗暗访时查了个实锤，结果，于磊和“上班摸鱼”的小岗，两人在马苗的愤怒下，各被铁棍打了几下。

于磊为证明马苗集团和当地派出所的关系硬，讲过如下“趣事”。于磊的“单位”里，有一马仔属于刺头，有一次，这个刺头在派出所发飙，派出所所长拿这个刺头没办法，只好打电话找马苗解围，马苗去了以后，刺头立马变成乖宝宝，站得笔直、低下头，不敢对马苗回嘴。

208监室有人，向于磊提出质疑。马苗集团和当地派出所的关系硬，马苗集团为什么会被抓？

于磊作如下解释。2022年，江都的高志广诈骗团伙诈骗老小区改造经费。高志广诈骗团伙骗了多家小区的物业公司共计1点2亿元，高志广诈骗团伙被抓获后，该团伙有2千万元的赃款不知所踪，江都“刑大”在进一步的审讯中得知，高志广团伙有2千万元的赃款，因赌博输给了马苗集团下辖的赌场，因为高志广诈骗团伙案件的案值高达1点2亿元，属于上级督办案件，江都“刑大”不敢在里面捂盖子，这才牵出马苗集团黑社会案。

203监室号长吴建峰，吴建峰自述其在被抓前，开有赌场，每到过节都会给所在地的派出所送礼。吴建峰（因为打架）被抓时，就关照手下的小弟停掉赌场，他称手下的小弟不会给公安送礼，吴建峰被抓后，小弟若继续开赌场，公安肯定会抓他们的。吴建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讲，他们（手下的小弟）不听我的话，后来还继续开赌场，前一段时间，吴建峰在提审的时候，已经在看守所内看到那帮小弟了，那帮小弟的罪名就是开赌场。

208监室邵小雷在取保前的最后一次审讯时，他在提审过程中，经过2监区的其他监室时，同案人员喊号(江都看守所的对讲系统上面的液晶显示屏里面，有扬州市局多次督导江都看守所在押人员的喊号记录)邵小雷，告诉邵小雷:涉案的2名“失足”幼女在江都的公安办案中心关了一晚以后，公安通知 2名“失足”幼女的家长领回家教育。回监室后，邵小雷兴奋地告诉大家，公安在压事情。按道理，这两名幼女属于被强奸的受害人，她们不应该被关，而是应该严查嫖客、鸡头。后来，邵小雷的同案人员丁建平，被调至208监室任号长，丁建平在一次审讯后，回监室对我们说，丁建平的办案警察告诉他，曾经收好处费的扬州市的多名派出所所长被调离原单位，收好处费的警员没有受到任何处理。遭强奸的幼女被关、被要求架着“带回家教育”，收好处费的公安人员却被从轻发落；细思极恐，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因果关系！

陆士平刚调到208监室时，陆士平和我讲过几件事。

2024年，张纲派出所(记不清，可能是其他派出所)所长竞争公安局副局长，为给所长增加筹码、提高破案率，该派出所的办案人员忽悠嫌疑人说，不退赃，对嫌疑人更有利，结果，原本可以取保的嫌疑人，失去取保的资格，该嫌疑人和陆士平一起关在203监室。

朱义武开赌场，2023年遭输钱的赌徒举报，110警车来抓赌时，朱义武组织赌场人员推翻来抓赌的警车，当地派出所压下“朱义武推翻警车”这件事。2024年，有人到省里朱义武的事，江都公安才抓朱义武。陆士平和朱义武同关在203监室，陆士平聊天中，得知此事。

老改造（多次受刑罚的人员）陆士平说，赌场都要给当地派出所送保护费，否则，不能开赌场。那些被公安抓的赌场，都是输钱的人举报的。公安接到报案，去查赌场时，以手机内储存的微信内容为准。办案人员通常都会帮忙删除赌场老板的手机上的大多数涉案内容；朱义武案捅到省里，这个案件是例外，公安不敢帮朱义武删除大多数涉案内容。

陆士平称，江都这边开赌场的案件，在被公安查获后，通常都有赌博次数少、涉案金额低的特点，赌场老板全是第一次被抓后取保，第二次才回被处罚，这种情况基本没有例外，究其原因，就是办案人员删除赌场老板手机中的大多数涉案内容，然后，办案人员对赌场老板手机内储存的微信内容进行取证。赌场老板的案情，想不轻都难。

江都公安除了上述警黑勾结的案例以外，看守所内大量的涉黑涉恶人员任号长、看守所内涉黑涉恶的号长因帮助警察“管理”监室而获轻判、看守所管教警察偏袒打架的涉黑涉恶人员……

因为大量涉黑涉恶人员在看守所任号长、受优待，看守所内形成“万罪皆下品，唯有黑恶高”的畸形价值观。

上述一切，足以看出。警黑之间的关系，堪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24中国司法调研（6）--15%以上的案件有问题

本人在“人民”警察的审讯中申诉了很多网络发文的理由（详见《必须坐牢》），我的判决书上均未看到我申诉的理由，坐实了我是没有理由闹事，即寻衅滋事。

我用一部破华为手机翻墙，法院判决没收我从来没有翻墙的的三星手机、戴尔电脑。

我在推特仅有100人关注，公安推特的截图显示，我有多篇推特的浏览量高达数千，我严重怀疑“人民”警察P图取证。

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局域网以外的网站发文，中国人根本看不到我的网文，我这也叫扰乱社会程序。

2024年5月14日，看守所警察打我，我反抗了，我就犯了妨碍公务罪。

我从自身遭遇的破绽百出案件推己及人，开始关注丶调查同监室在押人员的案件，我的调查结果可以用匪夷所思来概括。

在江都看守所内，我先后接触了上百位在押人员。其中，有很多人的案件背后，存在着形形色色的问题。

203监室吴建峰自述，吴建峰是打架进看守所的，被抓前开赌场，过节向公安送礼。

207监室、405监室许春宝自述，律师发挥作用全靠钱。多判几个月，还是少判个月，奥妙在超常规的律师费上，通常1万以上的律师费是公检法三家分的。检察院给许春宝量刑1年半，法院判许春宝数月，应验了许春宝的话。

207监室张小涵自述，张小涵因不知情而约炮幼女，公安对其诱供:“女孩看上去是不是年纪小？”。张小涵回答：“女孩从脸看，年龄不大；女孩身体发育完全，具成年人的体征。”公安在口供记录上仅记录为“女孩看上去年龄不大″。最后，张小涵“明知”幼女，却和对方发生性关系，以强奸罪被重判 10年半。

208监室邵小雷自述，涉案的2名“失足”幼女在办案中心关了一晚以后，公安通知2名“失足”幼女的家长领回家教育。回监室后，邵小雷兴奋地告诉大家，公安在压事情。

406监室谢印龙自述，他在2024年遭无锡警察的刑讯逼供--开飞机。

208监室陆士平自述，他看到一辆电动三轮车上面插着钥匙，他将这辆插着钥匙的电动三轮车开走，十多分钟被警察追上，陆士平称警察钓鱼执法。

陆士平后来和我相处熟了，又对我讲过涉及其他人的奇案。

据陆士平讲述。2024年，张纲派出所(我记忆有些模糊，也可能是其他派出所)所长竞争公安局副局长，为给所长增加筹码、提高破案率，该派出所的办案人员忽悠嫌疑人说，不退赃的后果，对嫌疑人更有利，结果，原本可以取保的嫌疑人，失去取保的资格，该嫌疑人和陆士平一起关在203监室。

据陆士平讲述。江都区朱义武开赌场，2023年遭输钱的赌徒举报，110警车来抓赌时，朱义武组织人员推翻来抓赌的警车，当地派出所压下“朱义武推翻警车”这件事。2024年，有人到省里举报朱义武开赌场，江都公安才抓朱义武。陆士平和朱义武同关在203监室。

207监室（后整体搬迁至405监室）张加银自述，张加银团伙偷电缆案，在同案犯沈亮被抓后（沈亮是团伙中第一个被抓的人），各家集资共 120万元向江都区公安局某副局长送钱，张加银团伙全部被抓到后，在对所有人进行“核审”时，有人招供出第3件偷电缆的案子时，刑大的队长到每个审讯室喊了一圈：“不要喷了”，刑大的队长阻止大家招供。208监室沈亮（张加银的同案犯）也称在他们的团伙偷电缆案涉案人全部抓到后，在对所有人进行“核审”时，有人招供出第3件事时，刑大的队长到每个审讯室喊“不要喷了”，阻止大家招供。其后，沈亮告诉我，那个喊“不要喷了”的刑大队长，叫“王队长”。对于我质疑他们的家人能找到江都区公安局某副局长，沈亮称：张加银姐夫的父亲在(江都区)邵伯(镇)关系硬。

208监室沈亮自述。为了立功、减刑，沈亮的同案犯在看守所内相互举报，其中举报出一件事--沈亮的同案犯在江都区广州路菜市场附近偷电缆。沈亮没有参与广州路菜市场附近偷电缆，办案人员带沈亮去广州路菜市场看作案现场时，沈亮坚决否认参与此处的盗窃。办案人员遂在汽车里给了沈亮当胸几拳，并打了沈亮几耳光。后来，经其他参与的同案犯确认，沈亮确实没有参与此处的盗窃，办案人员事后对沈亮打招呼，上一次在汽车里，是对沈亮开的玩笑。

203监室李东强自述，李东强被警方控制期间，双臂被悬空吊起，有一条胳膊被吊至脱臼。

207监室（后整体搬迁至405监室）黄传锋自述，黄传锋从老挝回国自首，黄传锋的自首情节不被承认，黄传锋把他的起诉书给我看，黄传锋的起诉书上面果然没有自首情节。

406监室（后整体搬迁至208监室）蔡永胜自述，蔡永胜两次因盗窃被判刑，2023年下半年至2024年，蔡永胜近乎每天在棋牌室门口跟踪被害人杨英，时间多为晚上、杨英打麻将结束后。被害人杨英有8次，分别到大桥派出所、吴桥派出所报案，称自己遭多次坐牢的蔡永胜跟踪、骚扰，大桥派出所、吴桥派出所每一次接报案，都仅仅打一个电话给蔡永胜，直至杨英在4月15日被蔡永胜杀害。

406监室（后整体搬迁至208监室）号长于磊自述，2016年7月10日，黑社会组织、马苗集团协助当地派出所维持恒远公司门口的秩序。于磊又称，马苗集团仅在江都区开赌场，马苗集团从未在邗江区、广陵区、仪征市开过赌场；马苗集团的判决书上却显示：“马苗集团在江都区、邗江区、广陵区、仪征市开赌场、欺压百姓”。于磊最后称，马苗集团2021年4月在他人所开设的赌场里面掀桌子，应该属于见义勇为，却在判决书里成为寻衅滋事。

501监室（单人监室、禁闭室）袁艳飞自述（501监室和301监室隔着玻璃可以讲话；我其时关在301监室），袁艳飞自称不认识江都区某银行的季杰、江都区财政局原局长秦安鉴等公职人员，却按涉嫌行贿罪，被关在江都看守所近3年、4千万元家产被公安查封，江都公安就是想把他关崩溃，让他崩溃以后认罪。季杰（不是袁艳飞涉案的季杰，是另一个季杰）在获释后告诉我，袁艳飞被判有期徒刑13年，没收财产7千万元，袁艳飞精神失常，大小便都排泄在铺上。

301监室号长李大伟自述，江都公安在将其抓获后，公安为获取有效的口供，将戴着手铐脚镣的李大伟关在办案中心，对李大伟连续30多天出具传唤证。每天上午7时30 分，李大伟就准时收到一份由江都区公安局某副局长签发的传唤证，30多天不间断，在30多天的折磨下，李大伟因吐血， 8次送洪泉医院抢救。

301监室包鹏成指着判决书对我说，包鹏成的好友(包鹏成未参与)约炮幼女徐海虹，包鹏成的好友在事后，借包鹏成手机发威胁信息对徐海虹封口，包鹏成在审讯中已解释了这件事，判决书里面却仍然打印着“包鹏成用手机发信息威胁徐海虹”。包鹏成自述，包鹏成约炮花露，两人在发生关系前，包鹏成不知道花露的年龄，包鹏成在审讯时称，花露看上去像成熟女人，公安在口供中未打印该内容，判决书:“明知对方幼女，发生性关系”。

103监室吴海冻自述，吴海冻只上了小学1年级，后来又上了小学1年级的弱智班。吴海冻于2024年初，偷了一辆汽车里的100元；4月 (或5月)，吴海冻的母亲带着吴海冻去派出所退赃，吴海冻的母亲交给警察100元，警察用信封装好钱，说是还给受害人。然后，警察对吴海冻的母亲敲竹杠，要求请客吃冷饮，吴海冻的母亲骑电动自行车去买了很多冷饮，请派出所所有的人吃冷饮。

406监室（后整体搬迁至208监室）孙晨曦自述，孙晨曦被公安打耳光；公安用假口供骗孙晨曦的父亲签字；为给孙宇熙立功、转正，公安更改口供中的办案人；公安阻扰石玉芳当庭出示对孙晨曦的谅解书；兴化市法院按民事案件作了判决的案例，江都法院却按刑事案件对孙晨曦判罪；办案警察在口供中删除“孙晨曦和潘超在夜场玩、吃饭等，都是AA制消费”的相关内容，直接认定孙晨曦诈骗；孙晨曦已被关在看守所，失去人身自由，孙晨曦举报孙姣姣诈骗，警察却让“回家后再报案”；在朱春迎一案中，孙晨曦供称“认识使用的施工方的负责人”，判决书上，却打印成“孙晨曦诈称自己是用混凝土的施工单位领导”。

406监室（后整体搬迁至208监室）尚照华自述，尚照华因不知情而约炮幼女，在审讯中，尚照华没有说:“女孩看上去年纪小”，公安打印的口供时，却打印了“女孩看上去年纪小”这句话。尚照华在审讯中说了:“女孩身体上的性特征和成年人一样”，这句话却没有被公安打印。我后来在103监室听季杰说，尚照华被判有期徒刑13年，判决书大抵也是“明知对方时幼女，和对方发生性关系”。

203监室的原号长吴磊家境富裕，许春宝在208监室说过：“吴磊悬赏20万元买1年减刑,吴磊重金悬赏可供吴磊减刑的举报案件信息”。吴磊花钱买减刑，我不禁质疑起我的案件中的“袭警情节”。我在2024年5月14日，看守所的工作人员余某当胸打了我一拳，我回了余某一拳，余某追进监室打我，余某和我发生纠缠。在这件事中，我是被追打的一方，并且我事先不知道余某是警察。量刑时，检察官用降低刑期骗我承认，我在打架前就知道余某时警察；法庭上，我才知道吴磊和顾某是我打警察的证人，其后才知道，吴磊和顾某因为“阻拦我打警察”，而立功、减刑。公安人员为了卖减刑，明明是“余某追进监室打我”的情节，却被公安扭曲成“我殴打余某”，司法机关为了卖减刑，骗我承认“我在打架前就知道余某是警察”；吴磊和顾某因未子虚乌有的“救警察”的情节，而获立功、减刑。

208监室的号长丁建平说过，丁建平曾和袁佳悦关在同一监室，袁佳悦在未成年时偷渡到缅甸，并在缅甸的电信诈骗集团内呆了3个月，袁佳悦的家人花重金向缅甸电信诈骗集团赎回袁佳悦，严格来讲，袁佳悦应该属于缅甸电信诈骗受害者。2024年，袁佳悦却成为电信诈骗嫌疑人，被关进江都看守所，该缅甸电信诈骗集团的其他3名受害人，算到袁佳悦的名下。袁佳悦分明是电信诈骗的受害者，却成为名下有3个受害者的电信诈骗嫌疑人。

501监室的袁艳飞告诉我，207监室的李自立，利用航空公司的软件漏洞，帮他人购买打折机票，在看守所以诈骗罪被关了近2年。袁艳飞指着他手中的刑法书说，李自立骗的是航空公司的优惠，李自立不仅没有骗取航空公司的钱，李自立甚至还付钱给航空公司，李自立的行为不应该是诈骗。

208监室唐孝顺自述，唐孝顺是因为和幼女约炮被抓的。实际情况是，唐孝顺遭遇的是仙人跳，唐孝顺和女孩开房后，在房间里，唐孝顺还没有脱光衣服，就有5~6个人冲房间，敲诈了唐孝顺7千元。两个月后，公安抓唐孝顺，办案警察在审讯前暗示唐孝顺，你没有用强，这是小事，承认了就放你回家。唐孝顺按照办案警察的暗示承认了，结果以强奸罪送看守所。

207监室（后整体搬迁至405监室）胡敬东自述，胡敬东因不知情而约炮幼女，办案警察对其诱供:“我们看这女孩，看上去年纪不大”。胡敬东认可了办案警察的话，办案警察自己说的话被打印成了胡敬东的口供，而胡敬东在审讯中说的，“发生关系前，胡敬东问了女孩的年龄，女孩自述其年满18 岁”这一段话，未被办案警察打印在口供中。我向胡敬东询问，女孩的体征，看上去是否像未成年人。胡敬东称，女孩的体毛、乳房均与成人无异。最后，胡敬东因强奸罪，判有期徒刑十年半。

208监室张海勇叙述。早先和张海勇一个监室的宦志强很冤枉，宦志强对张海勇自述，宦志强帮小便后的女童擦屁股、宦志强小便后在女童面前甩鸡鸡，被女童的家长举报到派出所。办案警察对宦志强说，你这是小事，只要态度好、问什么都承认，问完了话，就放你回家。宦志强顺着办案警察的话，什么都承认了，结果以猥亵罪送看守所。

我自2024年5月10日进江都看守所，到2025年1月8日离开江都看守所，接触了百名在押人员。其中，上面讲的案件都存在着形形色色的问题，有公安收赌场保护费、有黑社会协助公安维持秩序、有公安骗供、有公安炮制假口供、有公检法和律师分钱、有公安捂盖子、有公安向涉案人家属敲竹杠、有公安人员刑讯逼供、有公安人员钓鱼执法、有公安人员用假立功卖减刑、有公安人员在审讯室喊“不要喷了”、有自首情节不被认定、有判决书中虚构情节、有人被公安连续30多天出具传唤证、有受害人被当成嫌疑人抓捕、有公安拒绝被羁押人员的报案；最荒唐的是，因为公安人员的对8 次登门报警的不作为，杨英被多次坐牢的蔡永胜残忍杀害。

江都看守所里，我所接触的在押人员中，超过15%的在押人员的案件有问题。为了维护法律的正义、捍卫法律的尊严，我明知在中国特有的累犯、重犯、惯犯等前科制度下，我发文有司法，今天也要冒死发文，只为给那些在公安庇护下的赌场输得倾家荡产的人讨一个公道！只为给那些在公安炮制的冤案下服刑的人讨一个公道！只为给那些因公安不作为而枉死的人讨一个公道！

2024中国司法调研（7）--司法逐利

江都看守所的号长们，都睡在1号铺，管教警察找“1号铺”谈话的频率大大超过其他人，监室在押人员自行记录的《监室日常记录》里面的出监谈话记录，能够看得出“1号铺”的谈话远比其他人多。和管教警察谈话多了，“1号铺”所知道的内部信息也就多。

据203监室号长吴建峰讲述。江苏省监狱局2023年向国家财政上缴利润20亿元，看守所每向监狱“输送”一名罪犯，监狱给看守所800元补贴。扬州市看守所的每一个监室都有一名黄马甲，吴建峰又简单地作了解释，杀人犯穿黄马甲。2024年4月15日，江都两个地方，同一天发生杀人案件（我后来和其中的一名杀人犯蔡永胜关在一起）。江苏把法轮功罪犯集中关押在洪泽湖监狱，精神病罪犯集中关押在南京禄口监狱，重症罪犯集中关押在常州某监狱。吴建峰曾经嘲笑法轮功罪犯，法轮功罪犯在看新闻联播时，双腿盘起、双手合十，狱警对他们没有办法，就给他们戴手铐、脚镣。这些

戴手铐、脚镣的法轮功罪犯，边看电视，边在嘴里念：师傅救我。吴建峰亲眼看到监狱里面会把不听话罪犯送严管队，溧阳监狱的严管队，是在车间里面安置狗笼，严管人员上班时间关进狗笼、下班时间关禁闭。严管人员吃的饭和其他人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严管人员吃饭时，有人在旁边数数，从1数到 10，立马拿走严管人员饭菜；胖子进严管队，一个月可以变瘦子。

据406监室、208监室孙晨曦讲述。集中关押重症罪犯在常州的新康监狱，新康监狱的狱警身穿白大褂，白大褂上面印有“警察”二字。孙晨曦还补充了一个特色监狱，苏州监狱是中国模范监狱，专门供外国人参观，苏州监狱的劳动报酬（监狱里没有工资，只有劳动报酬）为苏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大约两千多，其他监狱的劳动报酬大约为100元基本劳动报酬，加上100元左右的计件劳动报酬。

据406监室、208监室孙晨曦讲述。孙晨曦所在的龙潭监狱生产鸿星尔克服装、肯德基制服、森马服装；龙潭监狱一监区~十几监区生产电子产品，龙潭监狱十几监区~二十几监区生产裤子，龙潭监狱二十几监区~三十几监区生产上衣。孙晨曦所在的监区有5条生产线、258人，生产裤子，裤子上面有洗标、主标，没有吊标、包装，厂家把裤子拉回去以后洗烫、加吊标、进行包装。家属会见时，犯人严禁讲监狱里的事，犯人如果对家属讲了监狱产品的式样、品牌，立即终止会见，甚至会永久地终止家属会见。孙晨曦亲眼看到，监狱把不听话的人送严管队，严管队早上只给喝一口粥，中午和晚上吃直径3cm的饭团（这是孙晨曦用手给我比划的），中午11时30分~1时30分和晚上22时~次日6时的休息时间，严管人员每休息半小时、起来值班半小时。严管人员戴手铐、带三十几斤球的脚镣，早上必须随武警跑5公里(或10公里)，十天至少瘦20~30斤。狱警在开会时对罪犯说：“你们死在监狱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报告的事。”

据207监室、405监室王礼豪讲述。王礼豪曾在溧阳监狱服刑，溧阳监狱生产阿玛尼服装、饿了吗制服、美团制服。饿了吗制服、美团制服，40 人每天必须生产饿了吗制服或美团制服2500件，假如当天的任务未完成，晚上单独做操，或者用电棒进行点击，或者用辣椒水喷。下肢瘫痪的罪犯，也每天由同宿舍的犯人抬去厂间剪线头。王礼豪亲眼看到，一名和他同一监区的犯人，在车间里突然倒下，在送医时，没有出监狱就死了。

据103监室唐生祥讲述。数次服刑人员唐生祥说，中国监狱每年都有2‰死亡指标，如果当年死亡人数超了指标，就把“超标死亡”的人数，算第二年的。

据207监室、405监室袁帅讲述。袁帅曾在合肥监狱服刑，合肥监狱生产阿玛尼服装，鸿星尔克服装、饿了吗制服。他对王礼豪的话作了补充，饿了吗制服分圆领和方领，60人每天生产方领饿了吗制服2500件，40人每天生产饿了吗圆领制服2500件。袁帅2022年在合肥监狱服刑，监狱里面有个犟老头不听话，夏天最热的时候，袁帅每天上班时间的时候，看到犟老头拿个小凳子，坐在那里晒太阳；袁帅下班的时候看到犟老头也站起来，拿起凳子回去。有一次，吃饭的时候，袁帅看到一老头，坐着坐着，倒下去就死了。

在207监室，张加银有一次被带出指认案现场，张加银回来后吹嘘，办案警察借电话给张加银，让他打电话回家、他在作案现场抽了100元一包的黄金叶香烟。许春宝接过张加银话头，许春宝说，扬州公安抓人用外包工，这些外包工大多为安徽人，公安在本地每抓一人，有经费350元，办案警察用350元雇外包工，外包工一天至少喝两顿酒，酒钱都是抓人的时候，外包工从嫌疑人身上搜出来的。许春宝接着讲，历史上有过江都警察开嫌疑人的私家车兜风，结果出了车祸。听了许春宝的车祸的故事，207监室哄堂大笑。等大家笑完，许春宝接着说。法院多判几个月、少判几个月，奥妙在超常规的律师费上，通常1万以上的律师费是公检法三家分的。黄传锋为了证明司法逐利，补充说，法院轻退赃、赔钱，重罚金。罪犯没有向受害人退赃、赔钱的，不会被限制高消费；罪犯没有缴纳罚金的，会被限制高消费，其个人账户只要有一点钱，很快就会被法院划走。2024年11月12日， 208监室蒋月平提审后，回监室告诉我们，蒋月平在5#审讯室里审讯时，办案人员把自己的手机开免提，让蒋月平电话联系家里。

据207监室、405监室王加生讲述，王加生是政治掮客，王加生团伙成功地在纪委手上捞出一位江都区的BOSS-褚勤。政治掮客王加生说，中国有700个家庭凌驾于中国法律之上，中国的每个部级官员都有一个免死金牌，部级官员的至亲犯死罪，可免一人死刑。中国每个受刑罚的人都是党的敌人。十年有4000万人受刑罚(含拘留)，按每个受刑罚的人有十位至亲计算，则党给自己树了四亿敌人。

据208监室（许春宝和我一起在207、405关过、许春宝后来在208监室关过几天）许春宝讲述。看守所对在押人员举报的案件，视案值大小，态度完全不一样。张加银举报300万元案值的事情，第二天检察院就来人找张加银；沈亮、许春宝举报的案值低，没有人过问沈亮、许春宝举报的案件，沈亮、许春宝举报的案件，最后不了了之。许春宝念了一段顺口溜：邗江轻广陵重江都把人往死里弄。许春宝解释道，同样的案件，邗江法院判的轻，广陵法院比邗江法院判的重，江都法院判的最重。许春宝补充道，江都法院判的最重，这里面可操控的空间也最大。

据203监室张伟讲述。张伟于2009年在溧阳监狱服刑，张伟当时在溧阳监狱里面“摇”羊毛衫。当时，溧阳监狱生产美特斯邦威羊毛衫。

据208监室号长、406监室号长监室于磊讲述。2024年的下半年，江都看守所将判下来的人送往高淳监狱，管教警察赵华飞私下里聊天时，赵华飞告诉于磊，高淳监狱有一个监区全是闹独立的新疆人，于磊就把这事当吹牛的资本，拿来在监室里宣传。有一次，我提到司法逐利时，于磊告诉我，现在除了打架的，没有罚金；其他的事，上了法庭都有罚金。

据301监室号长监室李大伟讲述。2024年年底的时候，管教警察徐袁私下里聊天时，徐袁告诉李大伟，高淳监狱关了500名，闹独立的新疆人，李大伟“转告”我们时，加了一点他的个人猜测，500新疆人被分在两个监区关押。李大伟最后兴奋地说，把这些新疆人关到死。有一次，我提到司法逐利时，李大伟告诉我。凡是在未判决前被公安冻结的钱，法院判没收时，这笔钱中的60%交地方财政，这笔钱中的40%留给公安作为办案费用。 2024年12月初的一天，李大伟在看完新闻联播之后，对新闻联播宣传美国发生枪击案有看法，说管教警察刚向他提供了一个大瓜，上月底（11 月底）珠海有人驾车撞死70多人。两天后，管教警察徐袁和我例行谈话时，我随口说了“珠海有人驾车撞死70多人”，管教警察徐袁当时很紧张，追问我的消息来源，我赶紧打马虎眼，我释放后看到媒体宣传“珠海有人驾车撞死30多人”，我现在怀疑，很可能中国公安内部通报“珠海驾车撞死70 多人”。

据103监室刘国星讲述。刘国星曾经在溧阳监狱服刑，溧阳监狱生产过阿迪达斯服装。

据103监室吴海冻讲述。警察对吴海冻的母亲敲竹杠，要求请客吃冷饮，吴海冻的母亲骑电动自行车去买了很多冷饮，请派出所所有的人吃冷饮。

据208监室号长丁建平讲述。丁建平曾经在南通监狱服刑，南通监狱生产海澜之家服装、庄园（音）服装。监狱的每一个监区都有一个不同的名字，或者为“xx电子有限公司”，或者为“xx服装有限公司”，监狱产品的箱子上都印有“xx电子有限公司”或“xx服装有限公司”字样。十月初的一天，丁建平提审回来，很兴奋地告诉大家，办案人员向他透露了一个最新消息，前两天（十月初），江都一天发生两处杀人案件，两个地方杀了3个人。

据208监室汤盛尧讲述。曾经和汤盛尧同一监室的李振博说过，公安在外地抓人，只要判下来了，参与抓人的警察，每人奖励1千元。

据208监室唐孝顺讲述。唐孝顺的办案警察帮唐孝顺介绍6万元的律师，办案警察为了促成“6万元的律师”，在审讯中，把手机的免提打开，让唐孝顺和家人说话。季杰在获释后，告诉我，管教警察赵华飞喜欢“帮”在押人员请律师。

据207监室、405监室张加银讲述。张加银团伙偷电缆案，在同案犯沈亮被抓后，各家集资120万元向江都区公安局某副局长送钱，张加银团伙全部被抓到后，在对所有人进行“核审”时，有人招供出第3件事时，刑大的队长依次到每个审讯室喊“不要喷了”，阻止大家招供。后来，据405监室沈亮讲述。沈亮告诉我，那个喊“不要喷了”的刑大队长，叫“王队长”。

公安在本地抓人用外包工，每抓一人，外包费用为350元；公安在外地抓人，“成功”判决后，参与抓人的警察，每人奖励1000元；办案警察、管教警察热心地帮被抓人员请律师；判决前，公安扣押的财物，在判决没收后，公安留存40%；除了打架，其他案件都有罚金；看守所每向监狱“输送”一人，监狱补贴看守所800元；江苏监狱局一年向国家财政上缴20亿……

龙潭监狱生产鸿星尔克服装、肯德基制服、森马服装。溧阳监狱生产阿玛尼服装、饿了吗制服、美团制服、美特斯邦威羊毛衫、阿迪达斯服装。合肥监狱生产阿玛尼服装，鸿星尔克服装、饿了吗制服。南通监狱生产海澜之家服装、庄园（音）服装。

中国在继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养老产业化之后，司法也做到了产业化。然而，中国的司法产业化，还仅仅是中国司法逐利的一部分。

抓人时，外包工私分被抓人员身上的财产；警察开被抓人员的私家车兜风，有出过车祸的案例；律师费和刑期挂钩；办案人员追求立功，作了诱供、骗供、炮制假口供、刑讯逼供、误导“不退赃”；除了打架的案件以外，其它所有刑事案件都有罚金；法院轻退赃、赔钱，重罚金；公安和检察院重视在押人员举报的高案值案件、忽略高低案值案件；办案人员向涉案人员家属敲竹杠；甚至，发生这样的怪事：刑大的队长依次到每个审讯室喊“不要喷了”！

中国系统性的司法产业化，再叠加上述这些司法逐利行为，中国的已经做到了司法逐利化。

上述的这一切，让我明白一个理，歌颂中国公安的歌曲，为什么不唱“红色盾牌”，而是唱“金色盾牌”！--我真的希望，我永远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2024中国司法调研（8）--奇案录

孙晨曦先生的案件从头到尾，都可以用“奇葩”二字，来形容！

我的案件，其奇葩程度足以写入三言二拍。

赵荣亮曾经和我同期被关在江都看守所203监室，赵荣亮智力有问题，赵荣亮自述其智商低，经鉴定为四级残疾。赵荣亮偷400元现金，被判刑数月、罚金不详。

吴海冻曾经和我同期被关在江都看守所103监室，吴海冻仅上过小学1年级、小学1年级弱智班，吴海冻不会算1+1=2、识字不超20个字，吴海冻偷500元现金，被判囚5个月、罚金1000元。

207监室张小涵自述，张小涵因不知情而约炮幼女，公安对其诱供:“女孩看上去是不是年纪小？”。张小涵回答：“脸看上去不大，身体发育完全，具成年人的体征。”。公安在口供记录上仅记录为“女孩看上去年龄不大″。最后，张小涵“明知”幼女，却和对方发生性关系，以强奸罪被重判10年半。

501监室袁艳飞自述，袁艳飞不认识江都区某银行的季杰、江都区财政局原局长秦安鉴等公职人员，却按涉嫌行贿罪，被关在江都看守所近3年、4 千万元家产被公安查封，公安就是想把他关崩溃，让他崩溃以后认罪。季杰（不是袁艳飞涉案的季杰，是另一个季杰）在获释后告诉我，袁艳飞被判有期徒刑13年，没收财产7千万元，袁艳飞精神失常，大小便都在铺上。

301监室包鹏成指着判决书对我说，包鹏成的好友(包鹏成未参与)约炮幼女徐海虹，包鹏成的好友在事后，借包鹏成手机发威胁信息对徐海虹封口，包鹏成在审讯中已解释了这件事，判决书里面却仍然打印着“包鹏成用手机发信息威胁徐海虹”。包鹏成自述，包鹏成约炮花露，两人在发生关系前，包鹏成不知道花露的年龄，包鹏成在审讯时称，花露看上去像成熟女人，公安在口供中未打印该内容，判决书:“明知对方幼女，发生性关系”。

406监室（后整体搬迁至208监室）尚照华自述，尚照华因不知情而约炮幼女，在审讯中，尚照华没有说:“女孩看上去年纪小”，公安打印的口供中，却打印了“女孩看上去年纪小”这句话。尚照华在审讯中说了:“女孩身体上的性特征和成年人一样”，这句话却没有被公安打印。我后来在103监室听季杰说，尚照华被判有期徒刑13年，判决书大抵也是“明知对方时幼女，和对方发生性关系”。

208监室的号长丁建平说过，丁建平曾和袁佳悦关在同一监室，袁佳悦在未成年时偷渡到缅甸，并在缅甸的电信诈骗集团内呆了3个月，袁佳悦的家人花重金向缅甸电信诈骗集团赎回袁佳悦，严格来讲，袁佳悦应该属于缅甸电信诈骗受害者。2024年，袁佳悦却成为电信诈骗嫌疑人，被关进江都看守所，该缅甸电信诈骗集团的其他3名受害人，算到袁佳悦的名下。袁佳悦分明是电信诈骗的受害者，却成为诈骗3人的电信诈骗嫌疑人。

208监室唐孝顺自述，唐孝顺是因为和幼女约炮被抓的。实际情况是，唐孝顺遭遇的是仙人跳，唐孝顺和女孩开房后，在房间里，唐孝顺还没有脱光衣服，就有5~6个人冲房间，敲诈唐孝顺7千元。两个月后，公安抓唐孝顺，办案警察在审讯前暗示唐孝顺，你没有用强，这是小事，承认了就放你回家。唐孝顺按照办案警察的暗示承认了，结果因强奸罪送进看守所。

207监室（后整体搬迁至405监室）胡敬东自述，胡敬东因不知情而约炮幼女，办案警察对其诱供:“我们看这女孩，看上去年纪不大”。胡敬东认可了办案警察的话，办案警察自己说的话被打印成了胡敬东的口供，而胡敬东在审讯中说的，“发生关系前，胡敬东问了女孩的年龄，女孩自述其年满18 岁”这一段话，未被办案警察打印在口供中。我向胡敬东询问，女孩的体征，看上去是否像未成年人。胡敬东称，女孩的体毛、乳房均与成人无异。最后，胡敬东因强奸罪，判有期徒刑10.5年。

据406监室、208监室孙晨曦讲述。孙晨曦听沈佳佳说过，沈佳佳在大丰监狱服刑期间认识方井辉。方井辉是无精症患者，江苏大丰人，约炮一位二十多岁女青年，有开房记录、有进宾馆的监控视频，没有进房间的监控视频，遭女方告强奸，女方体内提取的精液未发现精子，警方即认定方井辉为作案人，法院判13年半。方井辉的父亲将生物样本带至上海检测，报告显示女性体内提取的精液和方井辉的基因不同。方井辉的一位亲戚给盐城市长开车，方井辉的亲戚向盐城市长投诉，市长打电话大丰公安局长，方井辉被改判5.5年。

据406监室、208监室号长于磊讲述。江都区小纪镇，张兆存，男，独眼，五保户，张兆存对当地政府执行政策不满，是老上访户。因为遭村干部刁难，张兆存用锥刺了村干部，78岁的老汉被判刑8月，回家时为79岁。

据406监室、208监室号长于磊讲述。杨志文卖保健品，有全套资料、证书，杨志文被江都警方以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刑拘，后取保释放。取保后，杨志文在外地检测产品合格。没多长时间，江都警方以其他罪名刑拘杨志文，杨志文的产品在江都检测后，报告显示不含有效成份，杨志文以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判15年。

据406监室、208监室号长于磊讲述。江都公安为省钱，2022年在网上购买几百套警服，江都警方对网购警服的质量不满意，卖家拒绝退货，江都警方就找人买一套警服，以销售警用器材罪，判卖家有期徒刑3年，卖家称江都警方钓鱼执法。

据406监室、208监室号长于磊讲述。霍建华，2021年在拼多多网站卖盗版书，霍建华被抓后，霍建华申诉拼多多网站卖的书全是盗版，江都警方以其他卖书者的受害人不在本地为由，拒绝霍建华的申诉，霍建华申诉有期徒刑判1.5年或2年（于磊也记不清）。

据406监室、208监室号长于磊讲述。2022年，贵州一对小夫妻经当地村支书主持婚礼，小夫妻在江都打工期间，妻子在江都做孕检时，遭医院举报（女方小年龄），丈夫被抓，因为女方怀孕时不足18岁，丈夫一审被判有期徒刑3年，女方家属到江都区政府门口堵门维权，丈夫被改判缓刑 3年。

据406监室、208监室号长于磊讲述。江都某男子，把银行卡借给表哥用，收了表哥的两包烟，该男子被以帮信罪判有期徒刑8个月。

据406监室、208监室孙晨曦讲述。和孙晨曦同在龙潭监狱服刑的孙玉涛，因为卖200克假毒品，被判无期徒刑。据406监室、208监室号长丁建平讲过，丁建平和人合开调味品商店，丁建平用某种像罂粟壳的中药材冒充罂粟壳卖，丁建平说卖假的罂粟壳也害怕。丁建平说假的罂粟壳，到了警察手上，“不小心”也会变成真的，也会判死刑。

据406监室、208监室孙晨曦讲述。某68岁农民，该农民的独子死在工地上，这位农民11进宫（坐牢），这位农民因为几十元的降压药在 “农保”报不了，这位农民为能在监狱治病而盗窃、坐牢（龙潭监狱）。

据406监室、208监室孙晨曦讲述。某男，患肺炎、路都走不稳，为了治疗肺炎，某男在小汽车中有人的时候“行窃″，家中无人帮他取保，某男在（龙潭监狱）狱中治病。

据406监室、208监室孙晨曦讲述。李吉龙，买了2支气枪、铅弹500、子弹模具一套，被判有期徒刑10年，申诉无效，在龙潭监狱服刑。

据406监室、208监室孙晨曦讲述。胡亚洲，路遇2人欲强奸一女，胡亚洲为阻止2人强奸，谎称“警察来了”，女子被救下后，胡亚洲被判刑，罪名为通风报信，胡亚洲现在龙潭监狱服刑。

据406监室、208监室孙晨曦讲述。安进鹏，旅游业的从业人员，安进鹏帮朋友卖太空棉被，卖1.6千或1.8千(具体售价有点记不清)，赠品 1千多，含蒸蛋器、净水器、旅游等，安进鹏按诈骗罪判有期徒刑11年。安进鹏在江都看守所期间，安进鹏家里人送看守所警察卞磊5千元，委托卞磊照顾安进鹏，卞磊安排安进鹏吸了两支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据406监室、208监室孙晨曦讲述。江都刘鑫约炮一位21岁的女孩，刘鑫在宾馆吻女孩、隔牛仔裤摸女孩，事后女孩经体检为处女，警察“调解”时，警察报价70万赔偿金，刘鑫无力承担70万赔偿金，被判有期徒刑1.5年。

据103监室张久河讲述。钱文红，68岁，偷28个红薯被抓，审讯中得知钱文红还偷了一部破手机，该手机全新的售价1千元，钱文红判7个月罚1千。钱文红被关103监室，有好事者给钱文红起绰号“28个红薯”。

据301监室号长李大伟讲述。缪维根(音)，早年因工作的缘故，患上尘肺病，缪维根(音)因生活、病患所迫，盗窃1千元，背着氧气包关在江都看守所，直至濒临死亡，缪维根(音)方获取保就医，缪维根(音)回家20天死亡。

据208监室张海勇叙述。先前和张海勇关一个监室的宦志强很冤枉，宦志强对张海勇讲，宦志强帮一名小便后的女童擦屁股、宦志强小便后在女童面前甩鸡鸡，被女童的家长举报到派出所。办案警察对宦志强说，你这是小事，只要态度好、问什么都承认，问完了话就，就放你回家。宦志强顺着办案警察的话，什么都承认了，结果因猥亵罪送进看守所。

据406监室、208监室李振博讲述。李振博先前和一人，同被关在一起，此人在微信上加了一女孩为好友，女孩自拍裸体照片，通过微信发给此人，此人以隔空猥亵罪，被抓。

据406监室、208监室李江龙讲述。李江龙曾经被关押在杨庙看守所，有一人在外网骂习近平几百次，此人关在杨庙看守所6个月。

慑于中国法律的威严，我不敢造谣、不敢评论，仅做一名搬运工，谨将我在江都看守所听到的奇案，做一个简单的整理、汇总，仅此而已。

2024中国司法调研（9）--政治正确为核心的中国司法

我从2024年5月10日进江都看守所，至江都区检察院于2024年10月底给我量刑时，我考虑到判有期徒刑影响三代，为了自救，我已经决定认命了，只要降为拘役，今后诚心诚意接受中共为人民服务、永不维权。我因为认怂，在检察院来人量刑时，获“法外开恩”量刑6个月，我被关至 6个多月时，我询问管教警察赵华飞，“我量刑6个月，现在已经关押了6个多月了，怎么办”，赵华飞告诉我，“你现在关押的时间超过6个月，法院判的时候只好多判你一丶两个月了。假设公安关你6个半月，法院判你6个月。公安多关你半个月，公安不是错了吗？”--赵华飞道出了，中国司法政治正确的奥秘。

据406监室、208监室孙晨曦讲述。前中共党员孙晨曦对我说过，孙晨曦被抓时，他是先在派出所被开除党籍，然后才送看守所。前中共党员孙晨曦对我说，人民公安、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都是治人民的。因为党是不会犯错误的，所以看守所不能关押党员干部；党员干部必须先开除党员干部的政治身份，把他们变成人民，才可以送进看守所。--孙晨曦先生揭开了，中国司法政治正确的面纱。

孙晨曦在法庭上表达对判决的不服，书记员当庭怼孙晨曦，上诉就再加2个月的刑期。--书记员的话，暗合中国司法的政治正确。

孙晨曦说，监狱在家属会见时，严禁犯人讲监狱里的事，如果犯人对家属讲了监狱的事，尤其是监狱产品的式样、品牌，狱方立即终止会见丶甚至会永久地终止家属会见。--监狱的做法，体现中國司法的政治正确。

据406监室、208监室邓有健讲述。邓有健是2024年6月24日被双开后，才被逮捕、送看守所。--开除党员干部身份，才可以送进看守所，又一次充份体现了，中国司法的政治正确。

据207监室、405监室王加生讲述。政治掮客王加生说，中国有700个家庭凌驾于中国法律之上，中国的每个部级官员都有一个免死金牌，部级官员的至亲犯死罪，可免一人死刑。

在政治正确之下，司法人员有非常大的可操控空间。反党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老百姓对官员表达不满的时候，一定会或多或少地表达对中共的不满。几个官员坏，老百姓直接骂这几个官员；很多官员坏，老百姓只好骂共产党、骂习近平。--这句话是我2024年5月8日夜里在仙女庙派出所的口供，事后想起，这段口供被警察选择性地“遗漏”了。地方官员为了捂盖子，用司法的手段捂盖子，以“抹黑中共”、“污蔑中共”的名义，把维权人士、上访群众一个个送进看守所、监狱。

本人就是维权人士，公检法以“抹黑中共”、“污蔑中共”的名义，对我判囚8个月。

我在江都看守所8个月的司法调研中，发现大量江都区访民被抓、被判刑。

据406监室、208监室号长于磊讲述。江都区小纪镇，张兆存，男，独眼，五保户，张兆存对当地政府执行政策不满，是老上访户。因为遭村干部刁难，在和村干部的争执中，张兆存用锥子刺了村干部，78岁的老汉张兆存被判刑8月，张兆存刑满回家时为79岁。

据301监室姚春林讲述。李登才，江都区丁沟镇访民，因为上访的罪、敲诈勒索罪(维权的事和政府谈崩了)，一个月前（我调监301监室的一个月前），送进江都看守所。

据301监室姚春林讲述。江都区浦头镇某村的村民组长贾小云(音)，301监室有其他押员说应该叫谭小云(音)，此人因上访、举报村干部，一个月前（我调监301监室的一个月前），送进江都看守所。

据301监室某押员（忘了名字，好像姓蒋）讲述。该押员有亲朋在江都区郭村镇大荡村任干部，2023年，大荡村某村民买了扬州泰州机场飞北京的机票，欲去北京上访，遭江都公安拦截后，江都公安安排一个地方，对某村民进行监视居住，某村民享受“吃穿不愁”的生活，就是不许出门。

据301监室(后调至103监室)吴秋明讲述。吴秋明，自称是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某镇长的亲戚，吴秋明称江都区有一位对拆迁不满的女访民，被关在扬州市扬庙看守所(江都区看守所，没有未成年人监室、没有妇女监室)两年多。

习近平的金句“打铁先要自身硬”，公检法做到了，你们凭借心硬、手硬、刀硬，硬是把“上访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做到极致，把访民一个个送进看守所、监狱，使监狱成为上访的终点！

当上访的终点是监狱时，政府可以低成本、高效率地解决群众的不满，这终究是扬汤止沸的驼鸟策略！当上访的终点是监狱时，在中国网络言论不畅的情况下，沆瀣一气的基层官员可以做到一手遮天！

每个官员的名字，最初在纪委、监察委都是透明的，官员有了一次举报后，名字就有了浅浅的印迹，被举报到上百次、上千次，名字就会发黑、黑的发亮，监察委才会关注该官员。“枫桥经验”所谓的“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让在基层遭遇不公的老百姓面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困境。

纪监委仅关注遭举报上百次至上千次的官员、就地解决矛盾的枫桥经验、网络限制发声、司法打击上访；中共正在用尽手段，在中国开启“大献忠时代”！

面对祸国殃民的枫桥经验，我感觉是“枫桥经验”，简直是小学生的治国神器。

政治正确之下，无罪释放也要取保；政治正确之下，判决的刑期必须比关押的时间长、不能比关押的时间短；政治正确之下，党员干部必须先双开，然后才能送看守所；政治正确之下，上诉就加刑；政治正确之下，监狱会见时，不允许讲监狱里的事；政治正确之下，大量的访民因为“抹黑中共”、“污蔑中共”被判刑……

基于党不会犯错误的“政治正确”的指导思想，在中国极难平反冤案，聂树斌案、呼格案，奇葩到一案两凶，并有网络舆论助攻，尚需历经十多年，才得平反。现在中国司法在政治正确之下、在中国严控网络舆情之下，中国的冤案，基本没有平反的希望。

我在江都看守所学法(把我送进看守所的韩警察称“安排我学法”)8个月丶调研8个月、思考8个月。我对政治正确为指导思想的红色司法体系与其它司法体系，作了深度的比对。

海洋司法体系的核心是疑罪从无、大陆司法体系的核心是有罪推定、红色司法体系的核心是政治正确。我为了让没有接触过刑法的人，也能看懂三者的区别，尝试着构建“侦探困境”来描述这三种司法体系。

甲和乙，两人在一起，甲丢了1万元钱，乙的口袋里多出了1万元钱。侦探勘察现场后，没有找到乙盗窃的证据。

基于疑罪从无的海洋司法体系的法庭，因为没有证据，判乙无罪。

基于有罪推定的大陆司法体系的法庭，因为乙无法自证清白，判乙犯盗窃罪。

基于政治正确的红色司法体系法庭则会有四种判决结果。1，没有乙盗窃的证据，判乙无罪。2，乙无法自证清白，判乙犯盗窃罪。3，乙无法自证清白，判乙犯盗窃罪；甲到处寻找钱，判甲犯寻衅滋事罪。4，没有乙盗窃的证据，判乙无罪；甲到处寻找钱，判甲犯寻衅滋事罪或诽谤罪。这就是基于政治正确的红色司法体系的特点，只要想定一个人有罪；中国的十万八千款罪名，总有一款适合你。然后，公检法联动，把你安排得妥妥的。

海洋司法体系和大陆司法体系的区别，是文明和野蛮的区别；红色司法体系，则可以用荒唐来形容。

在红色司法体系之下，人人都有可能是罪犯。

301监室号长李大伟亲述，江都公安为了获得有效口供，江都公安把李大伟关在办案中心1个多月，江都公安每天对李大伟出具一份“新鲜”的传唤证。

李大伟称，他家乡(河南省商丘)的质量监督局(李大伟此次犯的是，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罪)的官员对他说过。卖油条的油是反复用的，这也是犯罪行为；卖包子的用老酵，这也是犯罪；传统造酱油的黄豆自然发酵，这也是犯罪。李大伟总结，按现有的法律：中国传统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罪犯。

最后，李大伟戏称，中国只有乞丐不会犯罪。因为乞丐不做事，自然不会犯罪。--这就是以政治正确为核心的红色司法之下，盛世蝼蚁的悲哀！

2024中国司法调研（10）--中国司法调研报告

我在江都看守所被关押240多天，接触上百名在押人员，对中国司法作了系统性的调研。

扬州公安在本地抓人用外包工，每抓一人，外包费用为350元；公安在外地抓人，“成功”判决后，参与抓人的警察，每人奖励1000元；办案警察、管教警察热心地帮被抓人员请律师；判决前，公安扣押的财物，在判决没收后，公安留存40%；除了打架，其他案件都有罚金；法院重视罚金，轻视退赃、赔钱；看守所每向监狱“输送”一人，监狱补贴看守所800元；江苏监狱局2034年向国家财政上缴20亿。--司法做成了产业！

中国的司法产业化，还仅仅是中国司法逐利的一部分。抓人时，外包工私分被抓人员身上的财产；警察开被抓人员的私家车兜风，有出过车祸的案例；律师费和刑期挂钩；办案人员追求立功，作了诱供、骗供、炮制假口供、刑讯逼供、误导“不退赃”；除了打架的案件以外，其它所有刑事案件都有罚金；法院轻退赃、赔钱，重罚金；公安和检察院重视在押人员举报的高案值案件、忽略高低案值案件；办案人员向涉案人员家属敲竹杠；甚至，发生这样的怪事：刑大的队长(沈亮说是王队长)依次到每个审讯室喊“不要喷了”！

江都公安除了大量的警黑勾结的案例以外，看守所内大量的涉黑涉恶人员任号长、看守所内涉黑涉恶的号长因帮助警察管理监室而获轻判、看守所管教警察偏袒打架的涉黑涉恶人员。警黑之间的关系，堪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8个月的看守所生活，我和上百名在押人员沟通，见到15%的案件背后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受害者杨英自2023年的下半年到案发的 2024年4月15日，杨英有7~8次到大桥派出所、吴桥派出所报案，称遭多次坐牢的蔡永胜骚扰、跟踪，均未引起警方重视，直至2024 年4月15日被蔡永胜杀害。

中国纪监委收到(邓有健)“举报信有一尺厚”才关注贪官、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中国的网络限制发声、中国的用司法打击上访；中国司法的政治正确之下，老百姓遭遇冤案，没有平反的希望！中共用制度催生“大献忠时代”！

中国司法具备逐利性、泛黑性（警黑全面合作）、混乱性（15％以上的案件有问题）；中国司法基于政治正确（党不会犯错误），兼之中共对言论的钳制，中国现阶段的有问题案件（有冤案、有涉黑涉恶案件受到从轻处罚、有司法人员自身出了问题），完全没有拨乱反正的可能。

官员的举报信达1尺厚，还要赶上运动式反腐，官员才会落马；官员收礼算违纪（不违法）；官员收钱在20万以下算违纪（不违法）；监察委对态度好的官员压低涉案金额（副科级官员邓有健先定五十几万元金额，省里要拿邓有健树典型，江都监察委才将邓有健的涉案金额“提至”一百零几万元）。中共为了防止“误伤”自己人，邓有健的每一次问话都有光盘，最后光盘摞起来有1米高；老百姓犯法，就没有每一次审讯都录光盘的待遇，造就大量的冤假错案，本人接触的在押人员里面有15％的案件有问题。官员涉案50万元，监察委的官员却深感愧疚：“我们这次抓错人了。”中国司法，严治民、宽治官。--这样的司法，对人民极不负责，也是对中共自身极不负责。

监察委定期到组织部更新官员名单，每个人的名字在监察委都是透明的，有了一次举报后，名字就有了浅浅的印迹，被举报到上百次、上千次，名字就会发黑、黑的发亮，监察委就会关注该官员。--这也是人民上访很难得到回应、甚至造就了专业上访户的根本原因！官员被举报上百次、上千次，监察委才会关注有问题官员，这是对人民何等的冷漠、藐视！

政治正确之下，大量抓捕访民、维权人士！政治正确之下，中国司法丧失纠错能力！

中共为了保政权，防止NGO做大做强，中共竭尽全力打压NGO；老百姓一旦家庭遇到困难，在没有民间自发的NGO帮助之下，家庭成员面临绝境、家庭中的未成年人遭受极大的冲击。301监室李大伟，3岁时，父亲坐牢、母亲离家，李大伟现在自称终身犯罪。406监室、208监室朱雁南，父母离异，朱雁南未成年时涉黑。406监室、208监室汤盛尧，父母离异，汤盛尧涉嫌电信诈骗。103监室杨世全曾经因盗窃被判刑，杨世全儿子开赌场被抓。406监室、208监室蔡永胜，其父蔡世禄在其小学二年级时被判刑，蔡永胜多次盗窃被判刑，现在因杀人被抓。在中国的司法体系之下，中国在拥有官二代、铁二代、电二代、油二代警二代、医二代之后，中国底层涌现出大量的罪二代。

法律应该是基于道德，而又高于道德的社会规则；法律应该有一定的热度，而不是冷冰冰的东西。我在看守所看到的中国司法是完全和道德割裂、没有温度的丛林法则。赵荣亮智力有问题，赵荣亮自述其智商，经鉴定为四级残疾。赵荣亮偷400元现金，被判刑数月、罚金不详。吴海冻仅上过小学1年级、小学1年级弱智班，吴海冻不会算1+1=2、识字不超20个字，吴海冻偷500元现金，被判囚5个月、罚金1000元。缪维根(音)，早年因工作的缘故，患上尘肺病，缪维根(音)因生活、病患所迫，盗窃1千元，背着氧气包关在江都看守所，直至濒临死亡，缪维根(音)才获准取保就医，缪维根(音)回家20天死亡。

正常国度的司法体系，对违法人员应该轻处罚、重矫正；中国的司法体系则是对违法人员实施超限惩罚、逆向矫正。

中国的司法体系的超限处罚，包含死亡惩罚、终身惩罚、株连惩罚。死亡惩罚，即在看守所、监狱，以法律的名义剥夺受刑罚人员的自由、尊严，甚至，监狱每年都有2‰死亡指标。终身惩罚，即遭受刑罚的人员，将终身遭受公安部门的骚扰、终身不能当兵、终身不能入党（在中国，入党是获取优质职业的敲门砖）、终身不能入职国企、终身不能获取体制内的工作；甚至，都没有资格送外卖。株连惩罚，即一人坐牢、影响三代；即遭受刑罚的人员，三代不能入党（在中国，入党是获取优质职业的敲门砖）、三代不能当兵、三代不能入职公务员。

逆向矫正，即看守所内的老改造们（多次受刑罚的人员）常说的一句话：“监狱把好人变坏、坏人变得更坏。”相当多的犯罪，是因为作案人缺乏自尊，通俗一点讲，就是不要脸；对这些人的矫正，应该重塑自尊，让他们有廉耻心。中国遭受刑罚的人员，在看守所要蹲下吃饭、在看守所上厕所要人跟厕(必须有人看着你大、小便)、在监狱上厕所要人跟厕、在监狱要蹲下和狱警讲话、在监狱走路遇上狱警要靠边走。中国刑罚，以法律的名义剥夺人的尊严，让缺乏自尊的人，更没有自尊，其后果就是，（下面是孙晨曦告诉我的，可能是监狱内部的说法）刑满释放的人，有80%还会犯罪；（孙晨曦告诉我）看守所里，有45%~50%的人，曾经进过看守所。更可怕的是，基于中国司法的逆向矫正，遭受刑罚的人员出现“产业升级”现象。103监室刘国星告诉我，他最初是因为诈骗而坐牢，刘国星在监狱中学会盗窃，后来进行“产业升级”，“改行”进行盗窃；406监室、208监室夏良（电信诈骗）长期作副号长，给206监室、208监室号长于磊(涉黑人员)作副手，于磊送监狱后，夏良对我们吹嘘，夏良自称今后不干电信诈骗，夏良要到扬州来投奔于磊、开赌场。

一个国家涌现出大量的罪二代，这个政府有罪。弱智者偷几百元要坐牢，这个政府有罪！重病患者偷一千元，要关至濒临死亡，这个政府有罪！重病患者为治病而坐牢，这个政府有罪！拿上万元薪水的司法人员，“打击”仅有一~二千元月收入的人对政府表达不满，这个政府有罪！

看守所里8个月的司法调研，中国司法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句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我本次的中国司法调研，鸣谢下列单位的鼎力支持：

上海市湖南路派出所

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派出所

扬州市江都区国保大队

扬州市江都区宜陵派出所

扬州市江都区看守所

扬州市江都区检察院

扬州市江都区法院

特别声明，本次司法调研仅为个人行为，本次司法调研结果，凡和中国政府官方宣传不同的内容，一律以中国政府官方宣传为准。